





籌海圖編卷之十二

明少保新安明宗憲輯議 孫舉人胡燈重校 崑山鄭若曾編次

經畧二

禦海洋

固海岸

勤會哨

謹瞭探

重鄰援

散賊黨

慎招撫

擇守令

拯民窮

嚴城守



築城堡

廣團結

詰奸細

行保甲

降宣諭

用間謀附

通貢道

開互市

禦海洋

宗憲竊臆論之

云防海之制謂之海防則必宜防之

于海猶江防者必防之于江此定論也

國初沿海每衛各造大青及風尖八槳等船一百餘隻出

海指揮統率官軍更番出洋哨守海門諸島皆有烽

墩可為停泊其後弛出洋之令列船港次浙東于定

海浙西于乍浦蘇州于吳淞江口及劉家河夫乍浦

之地海灘淺閣無山畧避風之處前月把總周易等

所領戰船被賊燒燬僅遺十餘隻近又報為颶風擊

碎不若海中洋山殿前窩集及可泊船也吳淞江口

及劉家河出海紆迴又非泊船防海處所議者欲分

番乍浦之船以守海上洋山蘇松之船以守馬蹟定



海之船以守大衢則三山品峙哨守相聯可扼來寇而  
而又其外陳錢諸島尤為賊衝三路之要兵部原題  
副總兵俞大猷統領戰船住劄海上防賊截殺則如  
陳錢乃其所當屯泊而提督軍門及海道等官每於  
風汛時月相叅巡察有警則我大船火器衝截賊入  
使不得越過各島則彼毒無所施釁孽不作而內地  
安堵矣

此言哨船常泊於外洋山島  
大義與督察趙侍郎疏同

又云直隸與浙江名雖異地而實則一家若不設官總  
理則彼此自分門戶賊一入內地隨風南北可以互  
犯故必共守陳錢分守馬蹟等三道而後賊無遁情  
兵可夾擊必得總兵官正副二員分駐金山臨山要  
會之地先中哨以錢以表秋分任更太以入而參將分  
畫三道馬蹟等三山各督信地則人易為守而守無  
弗力矣

此言總參當  
分任哨責

通政唐順之云禦倭之策自來無人不言禦之于海而  
竟罕有能禦之于海者何也文臣無下海者則將領  
畏避潮險不肯出洋將領不肯出洋而責之小校水  
卒則亦躲泊近港不肯遠哨是以賊惟不來來則登  
岸殘破地方則陸將重罪而水將旁觀矣臣竊觀崇  
明諸沙舟山諸山各相連絡是造物者特設此險以  
迂海賊入寇之路以蔽吳淞江定海內地港口也

國初設縣置衛最有深意而沈家門分哨之制至今可考



合無春汛緊急時月蘇松兵備暫駐崇明寧紹兵備  
或海道內推擇一人暫駐舟山而總兵副總兵常居  
海中嚴督各總分定海面南北會哨晝夜揚帆環轉  
不絕其遠哨必至洋山馬蹟

此言海中  
遠哨近哨

又云

國初防海規畫至為精密百年以來海烽又息人情怠弛  
因而隳廢

國初海島便近去處皆設水寨以據險伺敵後來將士憚  
於過海水寨之名雖在而皆是海島移置海岸聞老  
將言雙嶼列港唔嶼諸島近時海賊據以為巢者皆  
是

國初水寨故處向使我常據之賊安得而巢之今宜查出  
國初海防所在一一脩復及查沿海衛所原設出哨海船  
額數係軍三民七成造者照數徵價貼助打造福船  
之用

此言水寨哨  
船舊制尚復

兵部尚書楊博云平倭長策不欲鏖戰于海上直欲邀  
擊于海中比之制禦北狄守大邊而不守次邊者事  
體相同誠得先發制人之意

國初更番出洋之制極為盡善至于列船港次猶之棄門  
戶而守堂室浸失初意宜復

祖宗出洋之制

此言舊制原  
禦寇于海中



南京工部尚書馬坤等題乞聚船于馬蹟山以為諸路  
水軍老營仍于揚山設水營以扼賊入乍浦川沙窪  
由吳淞江口入蘇松之路于大衢山設水營以遏賊  
入寧波台溫之路專設海上總兵特造出海大艦如  
古拏飛艦飛虎艦戈船樓船將軍之制仍大申出洋  
之令脩復大青風尖八槳等船以便行使

此見與趙工侍禦寇  
遠洋大同小異

在京各衙門會議云倭奴長技利于陸我兵長技利于  
水歷正香連年用師凡得捷俱在海戰利害較然明矣  
海中陳錢大衢馬蹟揚山諸島為賊南犯必由之路  
先該督察侍郎趙文華條陳會議海防長策首列此  
條今又談

工部尚書馬坤左通政何雲鴈題相同合咨新任  
總督令總兵官速集太倉崇明嘉定上海沙兵及福  
蒼東莞等船分為二哨專守揚山馬蹟又將紹興溫  
台捕魚及下八山採捕福蒼東莞等船分為二哨專  
守普陀大衢其陳錢山為浙直分路之始所宜更番  
共守

此言禦寇遠  
洋之策為是

丙辰會試策云諸將海戰而勝者常十一其內地戰敗  
者常十八何勇于海而怯于內也其故有四士卒入  
海人無還心皆殊死戰無所逃難一也洪艦巨艦易  
以凌賊勢便二也毒藥火器且戰且焚三也賊載水  
而飲開口待鹵勢不能持久四也而其後不能禦賊



者亦有四犯不測之險以命博賊而常賞不酬勞其  
怠心一也海中無人易以爲解二也既不能賞易於  
姑息將不能驅三也海波不常或利或否四也議者  
皆言益脩戰具反其四失守馬蹟殿前諸山以控吳  
守大衢諸山以衛越守陳錢諸島以制賊往來之衝  
夾擊互救三道鼎峙賊不足防矣

此言海戰利弊

南京兵部尚書張時徹云今之水戰正能要擊去賊而  
於來者未能遏其烽夫來賊銳而去賊情擊情易而  
攻銳難人情所習知也然擊來賊者譬之撲火於方  
然之始火滅則棟宇可以無虞擊去賊者收燎於既  
燼之後此其利害則有間矣自海上用師擊來賊者

僅一二見而要其去賊者亦不過文其縱賊不追之罪  
耳今若以擊來賊之賞優於追去賊之賞以縱來賊  
之誅嚴於縱去賊之誅而當事者同心僇力急如救  
焚盡遏海外方來之寇則邊鄙又何不寧耶

大

此言海戰以擊  
來賊爲奇功

總兵俞大猷云倭賊自彼島入寇遇正東風徑由茶山  
入江以犯直隸則江內正兵之船可以禦之遇東北  
風必由下八山陳錢里西倒球干邪清水馬蹟蒲畧  
丁興長途衢山揚山普陀馬墓等畧經過然後北犯  
南直隸西南犯浙江請于浙江共設樓船二百隻倉  
又船六百隻分伏于前項海畧往來巡探攻捕名之曰  
遊兵而遠遏之於大洋之外



此言當設哨船  
于浙直外洋

又云大洋以外欲就諸山隨處結營隨班分哨常得勝  
勢似足以賴然萬里風濤不可端倪白日陰霾幾如  
黑夜故有相遇而不可擊亦有未必相遇者

此言外洋  
禦賊之難

主事黃元恭云或者曰我兵長於水戰短於陸戰而倭  
奴則長于陸短于水故禦之莫要于海中陳錢馬蹟  
大衢殿前揚山當倭奴往來之衝誠設總兵官駐陳  
錢叅將三員分駐馬蹟大衢殿前洋山常川督哨禦  
其來而邀其去賊殆盡殲而魚矣愚竊謂其策甚善  
而難行蓋海樓經月必有颶風巉崖劔峰難於旋泊  
癸丑春叅將俞大猷圍王直于馬蹟蛟龍驚砲而起

幾至覆沒師旋賊逸乙卯秋浙直會兵大衢殿前邀  
賊歸路疾風暴雨大作飄沒舟師以千萬計是亦乘  
危幸功者也夫大海無際何獨稱四山為賊出之衝  
蓋航海者必晝行夜止依山宿泊自倭東南而來望  
中惟此四山相去各一二日程始至陳錢必泊次泊  
馬蹟次泊大衢次泊殿前洋山若驛傳駐蹕然固非  
若子午谷東西莫適必由隘中行者賊誠知山有兵  
東西南北何所不適雖失所依泊然與犯戒兵之必  
死寧冒風濤之不測且聞長老云起旋揚帆舍山泊  
而適大洋此避颶風之妙術而豈謂必死地哉知戎  
地而不避有生途而不趨賊必不然矣然則禦其來  
而邀其去不可為歟曰依此四山但嚴會哨應援之



令潛師伺之萬無不中若設官顯駐是示趨避之標耳故是策也宜潛不宜露宜邀其歸不宜伺其來蓋歸路可計日候風信故也

此言陳錢諸山但可設伏以擊去賊

副使茅坤云方其海寇之舳艫相望必由通海之門戶而入于蘇松之吳淞江劉家港之類是也古人云守險者必先設險于險之外守之其所謂海戰之重兵如各叅將所提閩廣募兵之類當設戰艦備火攻而謹斥堠以迎擊于淞海之上賊未泊岸則當夾水而陣以遮擊之賊既及岸則當隨其賊艘所泊之處而直搗之此則海上格鬪之兵也將之最猛兵之最精者可以當之

此言當禦寇于海中將近港岸之處與陳錢馬蹟遠攻之說異

禦海策云備倭之術不過守禦二者而已未聞泛舟大海遠征島夷雖以元世祖之威伯顏孛朶兒之勇艤衝千里旌旗蔽空一遇颶作萬人皆為魚鱉此其明驗也而况沙石起伏洲渚驅阻風候向背朝夕高下波濤洶湧至到淺深彼皆素所諳練以我之迷而蹈彼之危能為必勝哉

此與前說相反

海道副使譚綸云陳錢馬蹟洋山在內海之外止可出哨不能設守蓋恐糧餉易匱聲援莫及不如荆川備倭之說為善且自來水寨設在沈家門遇有緩急戰守兼得耳



此言設險遠洋不如守近洋為穩便

都指揮戴冲霄云浙洋諸山沈家門居定海之東相去二潮乃寧紹之外戶也陳錢馬蹟大衢洋山尤為窳遠乃沈家門之外藩也外藩設而門戶固門戶固而後堂室安故有識者咸欲設險于陳錢四山以扼來寇以愚觀之沈家門水寨乃信國公之所設其才識高遠人所素讓豈見不及此故舍遠而就近哉必其身親相視四山太遠孤懸海中難於聲援不若沈家門與定海哨報易及策應易施熟思審計夫是之處耳不然大海渺茫風潮難犯水兵官可籍以躲閃萬一四山失備致寇直搗追咎無及反致悞矣不若守之近海易于綜覈

太祖之所以聽從信國或者在于此耶  
太祖神明先見毫髮不爽信國公若有踈謬肯遽聽信之而已乎

此說與譚副使所論相似而推原舊制當守尤為有見

知府嚴中云外洋禦寇豈不是上策但在將官有難於奉行者何也海中無風之時絕少一有風色天氣即昏面對不相見矣須十分清明方能瞭遠歲在己未颶風大作四百戰船一齊覆沒利害如此將官出哨豈敢遠浮大洋必尋壘內收泊令一二小舟行探耳若迎風而上遇敵歸報賊使順風瞬息數百里報至賊亦至矣若順風而去遇敵歸報甚難甚難况遇賊



被殺將官不知此常事也故謂海戰為可恃者必其未嘗親至海洋者也若見海洋自知此說之難行而以固海岸為不易之定策矣

此說以固海岸為上策與居荆川以固海岸為第二義不同

又云海防不設險于海岸而設險于海中山沙猶論北方邊務者不可但守近邊須遠守于邊墻之外其見同也昔者俞子俊嘗因脩外邊費財甚多其後邊墻反易壞而難守何也離內地太遠照顧之力自有所不迨也且如北邊之制每城堦相去六一軍守之積而至于六百丈之遠不過守以千人而已虜來攻城動以數萬計六百丈之間只此千人如何相策應而禦乎此與水兵哨船出海太遠聲援不及備禦甚難

同一義也

國初信國公不肯設險于險之外豈其智不及此哉可以悟矣

此見與譚副使王知州相似

海道副使譚綸又云今之談海事者往往謂禦之於陸不若禦之於海其實大海茫茫却從何處禦起自有海患以來未有水兵能盡殲之於海者亦未有能逆之使復回者不登於此必登於彼即十得其一二彼亦視為不幸而遇風者耳徬徨之心固自在也若陸戰一勝即可盡殲賊乃虜懼不復犯我此水戰陸戰功用相殊而將官則力主海戰為是者以海戰易於驟閃陸戰則瞬息生死勢不兩立且萬目共覩不能



作弊當事者宜坐照之勿慎將官術中自失長筭可也

此言與荆川之見不合然將官閃避情弊洞燭無遺矣

寧波生員陳可願云吾昔使日本經歷海中諸山注意觀之陳錢乃孤山突出極東大洋水深不可下旋又無處可泊惟小漁舟盪槳至此即以舟拖閣灘塗採捕後仍拖下水而回欲以此為期會之地恐不便也馬蹟大衢洋山則不然蓋馬蹟有小潭可以泊舟但有龍窟不可放砲遇敵難戰此山雖在陳錢之西離大衢尚遠賊舟西來一過陳錢即是馬蹟以此為會

哨之地可也大衢與長空相對其西有礁無處不可泊舟且亦有龍窟宜避之其東面有衢東嶼者可容廣福船四十隻但水雲蕩不寧舟泊于此久則易壞不如以大舟藏于長塗之北而以哨舟泊于衢東嶼遇警舉號招廣福船勦之豈非長久之計乎但大衢在北長塗在南相距不過半潮之遠潮從東西行兩山東縛其勢甚疾哨船戰船遇潮來與落時皆難橫渡俟潮平然後可行策應亦有不便者

禦海洋之策有言其可行者有言其不可行者將以何者為定乎嘗親至海上而知之向來定海奉象一帶貧民以海為生盪小舟至陳錢下八山取殼肉紫菜者不啻萬計每歲倭舶入寇五島開



洋東北風五六晝夜至陳錢下八分船以犯閩浙  
直隸此輩恒先遇之有被殺者有被擄為鄉導者  
因此諸山曠遠蕭條無居民守禦賊得以深入  
總督胡公與趙工尚之議所由建也

國初以來從來無人發此自二公上疏之後罔不羨其精  
思卓識然事理雖長而未經試練嗣後將官遵而  
行之始覺其間有不便者何也離內地太遠聲援  
不及接濟不便風潮有順逆航船有便否蛟龍之  
驚觸礁之險設伏擊刺之難將官之命危于嘉卯  
無惑其爭執為難行也然自禦海洋之法立而倭  
至必預知為備亦甚易非石乙卯以前倭舶岸人  
猶未覺其為寇也苟因循不察而遂已之是  
因咽而廢食也烏可哉如愚見哨賊于遠洋而不  
常厥居擊賊于近洋而勿使近岸是之謂善體二  
公立法之意而悠久可行矣



固海岸

通政唐順之云賊至不能禦之於海則海岸之守爲緊  
關第二義賊新至饑疲巢穴未成擊之猶易延入內  
地縱盡殲之所損多矣然自來沿海戍守莫不以擁  
城觀望幸賊空過謂可免罪而不顧內地之殘破內  
地戍守亦幸賊所不到而不肯策應沿海今却不然  
宜分定沿海保護內地內地策應沿海地方沿海力  
戰損兵折將宜坐內地不能策應之罪內地殘破沿  
海幸完宜坐沿海縱賊之罪又如同一樣沿海地  
方賊由寧紹登岸寧紹却不殘破而殘破溫台賊由  
溫台登岸溫台却不殘破而殘破寧紹自來則坐地  
方殘破者之罪今却不然宜并坐賊所從入其沿海



文武將吏有能連次鏖戰抵遏賊鋒阻賊下船不得  
登岸深入者雖無首級以奇功論一准平倭事例如  
此則人知謹於海岸之守不敢幸賊空過以覬免門  
戶常扁堂舉自安矣

此言沿海之兵與內地之兵宜相策應

主事唐樞云國初湯信國經理海防北起乍浦南迄蒲  
門縈紆二千餘里設九衛及諸所諸巡司總有百城  
又營寨烽堠彼此聯絡援應接濟血脉貫通谷都司  
集侍郎嗣為葺潤已甚周密至今絕好能任事者只  
圖自守其城其附近地方有事及鄉村殺掠坐視不

理殊非立法本意

此言與唐樞所

太常寺卿魏校云晉溪在三邊欲分軍守邊遠菴聞而  
訝之使人往問晉溪答曰三邊數千里欲一一守之  
雖盡天下之兵不能也只是擇要害處為達虜素所  
入寇之路把截則可耳晉溪威令素行凡達入寇衆  
軍爭相救援無不擒獲邊境稍安

此言北邊設險之法愚謂海防亦然則兵不費而寇可遏

鎮撫蔡汝蘭云環海兵船之設其法不為不善其備不  
為不周矣邇年倭寇往來兵船未收全功者必有說  
焉夫茫茫巨洋極目無際雖於要害之處聯艦設備  
而疾風怒濤不時亦必擇善地而停泊焉豈得揚帆  
起旋常出洋口而能盡阻賊船之不入盡遏賊船之  
不歸哉但能於大數內打得分數中幾分耳必欲其



盡收全功以爲經久不易之圖在於水陸夾攻盡之  
矣夫倭寇之發艤犯我也每徒止備一月行糧而飄  
泊二月者有之每船可載百徒而滿載二百者有之  
及其抵岸困憊莫甚使得焚舟登陸奪險鼓勢養銳  
蓄精然後出我兵以臨之近者十日遠者一月方得  
與賊相望反主爲客轉佚爲勞豈能得志於彼哉爲  
今之計宜於春汛小汛先期一月將各道兵士督發  
各海口要害之處如在嘉湖者出三關在紹興者出  
龕山出臨山出觀海出三江在寧波者出定海出昌  
國出象山在台州者出海門出新河出松門在温州  
者出楚門出盤石出金鄉等處安營操練與兵船相  
表裏以爲防守萬全之計設或賊船潛入海口則水  
兵星羅於其外陸兵雲布於其內其將至也擊其困  
憊旣至也擊其先登旣登也擊其無備以疲憊倉皇  
之賊而當我養盛豫備之兵一鼓成擒可不血刃而  
收其全功矣春汛之期不過三月將終四月將半小  
汛之期不過九月將終十月將半過此則非風汛所  
利而倭警不必防矣今宜於每年三月初將各  
道統兵官分與信地令其督領部兵出沿海兵船停  
泊之處安營操練防守賊至卽擊春汛至五月終小  
汛至十月終方令徹兵歸道嚴立限期通行浙直廣  
福提督總叅衙門永爲遵守則防禦周而賊無返棹  
先聲播而賊無伺志矣



兵備副使凌雲翼云哨探者兵之耳目也哨探既真則先事有備今沿海守把官員遇賊初至皆不聞知及已近岸倉遑失措甚則我船亦有被擄以爲賊資者今後把總官務要督同各哨官員多置蜈蚣梭船精選熟知水性之人遠出外洋分投哨探如有聲息先來傳報其附近各港官兵一聞警急隨合聯絡會截擊大洋度可獲制勝之功如賊從某官某信地登岸把守官不先期傳報附近官兵聞報不卽時策應以致深入腹裏貽害地方聽本道查實指名叅究坐以失候重罪其有與賊相拒衆寡不敵者原情另處度入心兢惕海防可固矣



予按哨探與間諜不同間諜者使人於敵中設法離其腹心覘其虛實之謂也哨探者將欲進兵預分遣人裝作田夫漁樵之類於兵所經行險阨路口宵行夜伏窺輯於我兵將到之前夕某處有伏某處無伏逐路預報兵得以安心前進也此頒極其機警熟知道路之人方可任使乃將之腹心所托兵之安危所係也非平日恩信相孚者不可

勤會哨

廣福浙三省大海相連地畫有限若分界以守則孤圍受敵勢弱而危戢捕之謀能無有賴於相湏乎曾考入番罪犯多係廣福浙三省之人通夥流劫南風汛則勾引夷船由廣東而上達於漳泉蔓延於興福北風汛則勾引夷船由浙江而下達於福寧蔓延於興泉四方無賴又從而接濟之嚮導之若欲調兵剿捕攻東則竄西攻南則遁北急則潛移外境不能以窮追緩則旋復合踪有難於卒殄此夷船與草撒船之大勢也又有一種姦徒見本處禁嚴勾引外省在福建者則於廣東之高潮等處造船浙江之寧紹等處置貨糾黨入番在浙江廣東者則於福建之漳泉等



處造船置貨糾黨入番此三省之通弊也故福建捕之而廣浙不捕不可也廣浙捕之而福建不捕亦不可也必嚴令各官於連界處會哨如在福建者下則哨至大城千戶所與廣東之兵會上則哨至松門千戶所與浙江之兵會在浙江者下則哨至流江等處與烽火之兵會在廣東者上則哨至南灣等處與銅山之兵會遇有倭患互爲聲援協謀會捕賊勢豈有不孤窮而海患豈有不戢寧者哉

福建五寨烽火門水寨設於福寧州地方以所轄官井沙埕羅浮爲南北中三哨其後官井洋添設水寨則又以羅江古鎮分爲二哨是在烽火官井當會哨者

會哨有五  
小埕水寨設於福州府連江縣地方以所轄閩安鎮北茨焦山等七巡司爲南北中三哨是在小埕寨當會哨者有三

南口水寨設於興化府莆田縣地方以所轄沖心莆禧崇武等所司爲三哨而文湧港哨則近添設於平海之後是在南日當會哨者有四

浯嶼水寨設於泉州府同安縣地方上自圍頭以至南日下自井尾以抵銅山大約當會哨者有二  
銅山水寨設於漳州府漳浦縣地方北自金山以接浯嶼南自梅嶺以達廣東大約當會哨者有二  
由南而哨北則銅山會之浯嶼浯嶼會之南日南日會之小埕小埕會之烽火而北來者無不備矣



由北而哨南則烽火會之小埕小埕會之南日南日  
會之浯嶼浯嶼會之銅山而南來者無不備矣哨道  
聯絡勢如常山會捕合併陣如魚麗防禦之法無踰  
於此

浙江六總浙海諸山其界有三黃牛山馬墓長塗冊子  
金塘大榭蘭秀劍山雙嶼雙塘六橫韭山塘頭等山  
界之上也灘山許山羊山馬蹟兩頭洞漁山三姑霍  
山徐公黃澤大小衢大佛頭等山界之中也花腦求  
芝絡華彈丸東庫陳錢壁下等山界之下也此倭寇  
必由之道也海防莫急於舟師舊制邊海衛所各造  
戰船有七百料五百料四百料二百料突缺之殊向  
因賊舟不大七百料停造久矣其餘五百料之類亦

以不便海戰改造福清等船復調發廣東橫江烏尾

船顧稅蒼沙民船又有小哨草撒船軍駕八槳船裝

火器出奇埋伏划網船四叅六總分哨守各洋港

原設二人分守浙東西後分爲四日杭嘉湖日寧紹  
日台州日溫處把總原係指揮四人今因地地方多事  
衛所寬遠分而爲六日定海日昌國日臨觀日松海  
日金盤日海寧裁去備倭總督而各把總以都指揮  
體統行事每值春汛戰船出海初哨以三月二哨以  
轄諸衛

四月三哨以五月小陽汛亦慎防之

每年六七八月  
風漸險惡正月  
十一月二月不常舟皆不可行三月至五月東北風多  
倭來便易十月小陽汛亦可渡海寇有停泊海島乘  
間而至者故春秋二  
汛皆當嚴為預防也其南哨也至鎮下門南鹿玉環

烏沙門等山交於閩海而止其北哨也至洋山馬蹟

灘許衢山等處交於直海而止陳錢爲浙直分隸之

處則交相會哨遠探窮搜復於沈家門列兵船一枝



以一指揮領之馬墓港列兵船一枝以一指揮領之舟山駐劄把總兼督水陸賊若流突中界也則沈家門馬墓兵船北截過長塗三姑而與浙西兵船相爲犄角南截過普陀青龍洋韭山而與溫台兵船相爲犄角賊若流突上界也總兵官自烈港督發舟師北截之於七里嶼觀海洋而參將自臨山洋督兵應援南截之於金塘崎頭洋而石浦梅山港兵船爲之應援是故今日之設險自內達外有三會哨於陳錢分哨於馬蹟羊山普陀大衢爲第一重出沈家門馬墓之師爲第二重總兵督發兵船爲第三重備至密也所患者海氣溟濛咫尺難辯風濤欻忽安危叵測兼之潮汐有順逆哨報有難易奸將徃徃藉以規避吾何從而綜覆之哉自海上用師以來擊來賊者僅一二見而要去賊者不過文其故縱之愆識者謂宜以擊來賊之賞優於追去賊之賞縱來賊之罰嚴於縱去賊之罰風汛時月正副總兵不拘警報有無而親出海洋嚴督各總僉力用命以遏海寇於方來則何邊鄙不寧之有

福浙直海洋浙東地形與福建連壤浙西地形與蘇松連壤利害安危各有輔車相依之勢故

上命浙江巡撫總督浙直福分哨各官互爲聲援而不許自分彼己畫地有限責任相聯此

廟謨之所以爲善而海防之所以爲固也愚考海中山沙南起舟山北至崇明或斷或續暗沙連伏易於閣淺



賊舟大者不能東西亂渡如遇東北風也必由下八  
陳錢馬蹟等山以犯浙江而流突乎蘇松如遇正東  
風也必由茶山西行以犯淮揚而流突乎常鎮如遇  
正北風也必由琉球以犯福建而流突乎溫台三途  
寫遠瞭望難及須總兵官撥遊兵把總領哨千百戶  
等船往來會哨以文信  
票為驗其在浙江也南則沈門兵  
船哨至福建之烽火門而與小埕兵船相會北至馬  
墓兵船哨至蘇州洋之羊山而與竹箔沙兵船相會  
其在  
蘇松也南則竹箔沙兵船哨至洋山而與浙江之馬  
墓兵船相會北則營前沙兵船哨至茶山而與江北  
之兵船相會諸哨絡繹連如長蛇群力合併齊如扛  
鼎南北夾擊彼此不容豈惟逐寇舶於一時殆將靖  
寇患於無窮矣

閩縣知縣仇俊卿云

國初沿海相近地方轉相哨報勢合情聯承之既久人多  
好逸事機漸疏即以東南沿海直隸與各省相近之  
勢言之浙之海寧等處則北與直之金山崇明等界  
相接其浙江等所則南與閩之流江烽火等寨相接  
閩之鎮山玄鐘等灣則又南與廣之柘林寨蓬萊驛  
相接向來各省自分彼此不相哨報緩急難備今欲  
與各省相近衛寨轉相會哨往來絡繹使萬里海洋  
無懸料叵測之患其會哨官軍舡隻須各給字號牌  
票以防檢細混雜為奸併註到銷日期以杜偷玩  
又云兵法地有所必爭言其險要也嘗聞海寇往來其



大舡常艤匿外洋山島之處小舡時出而為剽掠在浙常於南麂山住舡雙嶼港出貨若東洛赭山等處則皆其別道也在閩常干走馬溪舊浯嶼住舡月港出貨若安海崇武等處則皆其游莊之自浙迤北則極于料角而屬于直隸自閩漸南則灣于南海而屬于廣潮中間所泊所經之處可以得其槩也

重鄰援

兵部尚書楊博題云南北總督總兵職專閫寄欽奉

勅諭一應事宜聽其處置並無中制之意至於止以血戰應援為功不以損軍擅離為罪又節奉

俞旨永為定額合行各官從實舉行以後鄰封如果有警本鎮無警即便發兵策應共保萬全如敢自分彼此秦越相視者聽巡按御史指名叅奏

丙辰會試策云列地定制大牙相入所以相衛也封疆相錯所以相保也緩則相安急則相救非為自全而已也故春秋鄰國不能救則譏之桓公不能恤小則譏之此天下之大誼也漢右渠之伐兩將軍異同而朝鮮幾危唐祿山之變而賀蘭擁兵睢陽遂伯此天



下之大機也。今地壤相接而坐視勝敗，令賊長驅深入而無顧忌之心，此甚不可長也。愚以為宜特嚴其法約：曰賊攻西則東出，銳師擊其左；賊東則亦如之；賊攻南則北出，銳師統其後；賊北則亦如之。賊攻中則左右前後各出，銳師四面而起，非其守地而兵先至者，有異賞；坐視其鄰之敗者，與同罰。則賊腹背受敵，我多樹兵也。賊亦安能肆而不顧哉！此最多方弭賊之道，今日之要務也。

舉人王文祿云：今當著為合救之令。若攻一省，諸郡救之；若攻一郡，諸邑救之；若攻一邑，鄰邑鄰所救之。正猶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保家保身而不可緩也。夫所謂救之者，非盡撤居守之兵以救之也。蓋每郡每邑每所，抽其精者而救之，則合少而成多也。惟抽其精者而勵之以敢死之志，歆之以信賞之榮，或負砲夜偷，或繞擊不意，則寇腹背受敵，驚潰莫支，解散而不暇攻矣。蓋城既被圍，兵不能出以應敵，必得鄰境外兵始能救之。不然坐待其斃也。况東南郡邑有數唇亡齒寒，竹破瓦解，將安救哉！必在位者調元氣，倡大義，震赫斯怒，大為之處，凡有坐視而不救者，與失陷同罪，則庶乎衆志一而援助之廣，可以望其平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敬賊黨

都御史唐順之云逋逃不特如王鋹李華山洪迪珍等有  
有名賊首力能構倭為亂者而已以臣所親見三沙  
千餘倭子起自瓜洲一被擄人馮三嗾其揚州取寶  
遂至閩然遠來馮三之在中國不啻一蟣虱及在島  
中却作此一番風浪雖旋就誅殛而流毒已多矣然  
則逋逃不歸東南誠未可以息肩也

此說恐難行蓋逋逃之人在彼得利招之不來  
况殺王直雖其信之昔秦璠王良之叛也當道  
嘗誘其降而殺之吾師莊渠先生曰後日招降  
之令從此更不可行矣蓋招而處之則可招而  
殺之則不可寧可不招招後必不可可以失信胡  
靜菴令軍門之條曰已降者不殺再叛者不饒  
新起者必撲滅  
於微至哉言乎

太常寺卿魏校云海寇須開其自生之路自古豈有二



三千人致死命不開其生路而欲盡殲之者諸人能  
不以克勝受賞爲心方可與上帝之心合其事方可  
成功

兵部尚書王守仁云出給告示凡脅從皆不問雖嘗受  
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斬賊徒歸降者給賞使內  
外居民及鄉道人等四路傳播以解散其黨

副使吳子孝云中國昔年下海之人不得歸其鄉土故  
反爲海寇之用彼豈無父母妻子之思哉請開其求  
生之路出給小方紙榜萬張以付彼來間諜之人往  
彼散給招撫曰昔日吾民脅從海寇原非本心今日  
執此投降悉免本罪願充行伍願歸鄉土者聽能自  
相擒殺者賞如前說今松江上海招而殺之失信可  
惡當以守信爲主庶有功也

副使茅坤云於閩之漳福泉州浙之寧波等處當行有  
司嚴爲保甲之法各籍其里之名氏而鈎考之而爲  
之鈎考者亦非欲據籍而罪之也特令見在上著者  
不得望風而煽誘入海旣群聚入海者廣令招諭曲  
爲緩其罪而出且爲之下令大畧賊從以下有自縛  
來歸者並得免死有能手刃其黨來歸者仍按給賞  
銀二十兩三級以上仍命爵一級有能誘衆回縛來  
歸者亦如之有能手刃所稱佐亂劇賊如某某者賞  
銀五百兩仍世襲千戶其嘗佐亂劇賊而能率所部  
來歸少或數十人多或百人以上者賞亦如之所部  
人獲免死仍優恤以差其能手刃首亂某某來歸者



賞銀一千兩仍世襲指揮使其為首亂能自歸者亦  
除罪免死而能率所部二三百人以上自縛來歸者  
賞亦如之其所部人亦得免死仍優恤以差凡賊中  
有能自縛告以賊情精導官在擊死得勝者每二級准  
手刃一級爵亦如之有能焚溺其舟并輜重兵仗因  
來歸者而告官驗實亦賞如手刃佐亂之賊又下令  
於閩之漳福泉州及吾浙寧波等處各賊犯之父母  
妻子兄弟朋友隣佑有能自行首鳴者勿連坐其為  
若父母妻子兄弟朋友隣佑不能首鳴而他人告發  
驗實則以其罪罪之仍量以所犯之資充賞有能私  
縛所犯來歸者並亦得免死賞如之有能以姓名聞  
官因而詐入賊黨本圖誘所犯來歸所犯卒不聽因  
而謀知賊情告官而令官兵擊殺得勝或左計陷賊  
或自賊中焚溺其舟而出者賞亦如之其故行黨而  
不以告者並得論罪如律又下令傳示海島諸夷有  
能手刃首亂之賊或擊滅其黨數十百人以上効首  
虜以聞者賞以萬金加之封爵願歲通貢入市者聽  
主事唐樞云內地人入賊夥者須許親識的當人甘結  
令其自新以散賊黨并可因而行間

都御史唐順之告示倭夷人等汝等背逆

天道侵犯

天朝

皇天震怒送汝死地今

朝廷命大將統兵十萬勦滅汝等陸續抽換先遺一萬上



沙殺汝等一番抽回再換一萬上沙換了十遍汝等  
 不殺盡了何處逃死近日小小一戰汝等頭領一箇  
 已被我殺了汝等殺了一箇便是一箇我兵朝添暮  
 換無有盡時我兵火銃千萬管火藥千百擔不盡殺  
 汝決不肯罷汝等已在必殺之地不消我兵上陣殺  
 汝但四面遠遠守住汝等糧食勾得幾時雖不殺死  
 亦當餓死盡了况汝等倭夷今年盡遭厄運江北浙  
 東今年被我大將統兵俱殺盡了一箇不曾逃得汝  
 等豈不聞知今大將憐憫汝等雖是惡氣亦是天地  
 間並生並育之物特為汝等開一條生路汝等肯聽  
 吾言各自求活第一盡數送出中國被擄人口第二  
 將內中惡的倭子斬却首級二百顆來獻其首級須  
 要箇箇真倭不許將被擄人充數吾自認得汝等依  
 得吾言然後許汝進誓狀永不敢侵犯

天朝放汝回去以彰

聖朝遍覆至仁汝若不聽吾言必有後悔再思之作速  
 來報

閩縣知縣仇俊卿云海寇之聚其初未必同情有冤抑  
 難理固憤而流于寇者有憑藉門戶因勢而利于寇  
 者有資殖失計因因而營于寇者有功名淪落因傲  
 而放乎寇者有備貸作息因貧而食于寇者有知識  
 風采因能而誘于寇者有親屬被拘因愛而牽于寇  
 者有捨掠人口因壯而役于寇者諸如此類中間不  
 無可矜雖在寇盜之日未必皆無求生之心樂于犯



法以其必死者豈人情之通好哉招徠撥亂轉移亦  
易吾將為攻心之謀伐交之計必明揭榜于通衢或  
書黃旗標插寇所內地之人有願歸籍許令不時放  
首官給口糧押赴各該鄉井有親鄰識認者即時放  
釋並不加罪中有豪傑能以智力取倭首來獻者另  
行重賞若能說誘謀主出降者題封見任官職如  
此彼心危疑其黨易散又聞寇至地方必先擄其土  
著之人以為鄉導吾即以鄉人之知巧者遺之擄去  
驅使反行間諜或假作接濟之人與之往來使不相疑或  
天降暗貽之財使厚相結兼餽飲食使日相徂如此未有  
不可得彼之情以行吾計取者也

招撫

兵部尚書王守仁云招撫之議但可偶行於無辜脅從  
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寇可一施於回心  
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隨招隨叛之黨何也寇亂  
之始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令猶或聚眾而與之角  
鳴之於官而有司者以為既招撫之則皆置之不問  
盜賊習知官府之不彼與也益從而脅之民不任其  
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亦遂靡然而從賊由是盜賊益  
無所畏而出劫日頻知官府之必將已招也百姓益  
無所恃而從賊日衆知官府之必不能為已地也夫  
平民有冤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為民者困征  
輸之劇而為盜者獲犒賞之勤則亦何苦而不彼從



乎是故近賊者爲之戰守遠賊者爲之嚮導處城廓者爲之交援在官府者爲之間諜其始出於避禍其卒也從而利之故曰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者此也

兵部尚書胡世寧云自古盜賊之興卽當撲滅於微若其旣久而多則不得不撫捕兼行者蓋以情則脅從當罔治以勢則延蔓難根誅也故如漢武帝以南征北伐之威不能盡殺盜賊及後輪臺下詔休兵恤民盜賊不見其迹又如漢龔遂當宣帝疆盛之時下令渤海諸持田器者爲農民吏無得問固不聞其誘使釋兵而盡殺之也自古招撫之失有常戒者如唐宋金元之季官軍其地假以兵權更或因其懈弛而遂行誘殺見其跋扈而復事如息以是歲位兩失紀綱大壞坐致衰微

又云已招者不殺再叛者不招新起者必撲滅於微

又云齊民無故首亂必遏絕其萌決不可用招安之策萬一不得已而用焉必播告之日除首惡某人不赦外其同黨有能自首及縛其人來者皆宥其罪量加以賞



擇守令

丙辰會試策云將之所轄者廣而守令之所守者專如

使守令能用其民則諸郡邑皆兵也否則將以賊所

至而用兵兵不得不寡如使守令能率其民以禦賊

則賊所至皆其敵也否則將禦其東而賊轉西將禦

其南而賊轉北賊無端而將所向之方有限將不得

不勞兵寡而將勞立敵之道也故李廣守北平而匈

奴避邊魏尚為雲中守而虜不敢犯龔遂為渤海而

盜賊散魯恭至樂安而渠帥降此其已然之效也其

法莫如部使者察東南諸郡守令之宜而易置之又

使天下部使者皆察其可為東南守令者上之銓司

又使諸臺諫徧察中外以請又使銓司按諸察舉擇



其宜而授之如賊小至則各以其地戰大至則固其地以待援能守者與勝賊者同賞賞必速玩寇者與將敗者同罰罰必重如此則守令與將同心而諸郡邑與幕同體合而為一以禦賊尚何賊之不滅哉

此言守令若皆得人則處處自能守禦不全倚靠將官

裕州知州王宇云募調客兵措置錢穀以是禦倭非探本之論也治道須有根柢擇守令是已蓋守令得人則一方之民悉被其澤苟可以利民者無所不用其極食如何而充兵如何而練民心愛戴逃亡自歸無有乎勾引無有乎接濟無有乎嚮導倭豈能自至乎卽有外患民將樂於效死以戰則克以守則固矣若守不賢則倭未至而民先困倭將至而民益擾離心離德咸懷叛亂之思矣兵食雖充何益乎

此言守令若得人則小民之從賊者皆歸化而捍賊否則民且為賊兵食有無何足恃哉觀於此言其人牧民之賢可知矣

副使吳子孝云治兵以得民心為本今海隅之民富者遇劫掠而盡其資財貧者謀逃遁而死於溝壑田不得種種不得收困不可言矣在城廓者官役其力而無所給取其有而無所償遠近憤怨愁泣不絕上之人何由知之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必湏軫惻愷悌之念十分撫綏之而後可以得其親上死長之心撫綏之道奈何曰緩催科輕徭役禁酷暴戒科罰視之如子孫則民視上之人如父母而緩急濟用矣

此言寇至之時若有司不得其人則但知科派大戶與逼迫小民苦無所訴可見守令當擇



副使茅坤云近海郡縣有司尤當別議者何則國無鷄犬之警則廉靜長厚之吏當為治最矣時有羽檄之馳則長駕遠馭之士亦所急使矣故語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方漢匈奴大入雲中上黨雖有龔黃卓魯之賢無益於用矣故漢武帝方聞匈奴如雲中上黨諸郡並出材官騎士若李廣程不識之徒以為守尉竊謂今日近海之州縣也亦然為撫巡者當合郡縣長吏及其佐貳並量其材而器使之大畧近海者則擇其疆智精悍之材一切練軍實築城堡謹斥埃嚴部署皆籍之以備緩急而其餘腹裏郡縣則擇其寬和柔靜之士慎出納謹筦籥特務與民休息而已此郡縣有司之畧也

此言郡縣有司當分材器使無寇地方因材器使

太常寺卿魏校云欲重郡守之職惟是揀天下太守治行高第者拔擢為都御史則監司不敢措辱之其職自重

兵部尚書胡世寧云知府知州知縣三等親民之官使非其人則上司雖有好官行得好事不能實到百姓所以自古國家慎重此職漢制郎官出宰百里郡守入為三公唐制不歷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不得任臺練給舍我

國初取中進士俱選縣官徵至賢才多選守令正統以來知府俱責大臣保舉知州知縣另委吏部揀選所以得人且又立為定制知府知州見上司不行跪禮以



重其職其久任卓異者不次超擢如何文淵由知府  
即陞侍郎胡儼由知縣竟陞檢討所以人多樂為此  
官弘治初年又責其備荒積穀多寡以為殿最所以  
民受實惠固得邦本如此久長正德以來此官不重  
輕選驟陞下焉者惟圖取賄要錢以防速退上焉者  
惟事奉承取名以求早陞皆不肯盡心民事以致民  
窮財盡一遇凶荒多致餓死今宜遵復

先朝舊規知府令在京堂上官于京官七品以上在外在  
閒五品以上官內保舉在外撫按及布按二司掌印  
官于叅議僉事同知知州內保舉其知州知縣俱聽  
吏部預行揀選仍責撫巡布按二司于府通判推官  
州同知知縣內保舉堪任知州之人于判官縣丞主

簿儒學教職司府衛首領官內保舉堪任知縣之人  
俱必其有愛民之誠有守已之操有處事之才三者  
俱備而後可任此職後有不稱舉主連坐誤舉者先  
能自首則免到任之後察其奉公守廉而不盡心民  
事才力不稱者改任品級相應職事貪酷罷輟者即  
時罷黜其稱職者留以久任知府九年上者即陞四  
品京堂并布按二司長官次者照常陞叅政副使等  
職知州九年上者即陞叅議知府郎中僉事次者照  
常陞員外府同知運同等官知縣上者二年行取到  
京考其文學德行出衆者選翰林忠直綱正識治體  
者選為科道才識明敏者分任部寺屬官其有深得  
民心願留久任者超擢府州正職次者九年六年照



常遷轉如此選任方得民受實惠地方雖遇凶荒盜賊可保無虞矣其在外知府知州知縣并凡方面有司等官陞選俱合註於原籍相近地方廣西雲貴有司尤宜查照弘治以前事例只以本省人員內陞選庶免其不服水土且得到任易不致地方曠官誤事

此二條言重守令之法

### 拯民窮

兵部尚書楊博題云東南自有倭患以來兵荒相繼十室九空征歛百出不止提編之苦剝削萬狀誠為激變之由皮盡而毛無所附良可痛心合行總督撫按官督同司運府州縣官務將殘民多方撫字一切無名之征以次停罷被災地方應該作何賑貸作何蠲免其實奏

請聽候戶部處分其大小職官黷貨害民者文書到日限一月以裏各取太甚三四人指名叅奏請旨拏究大抵為政在人政貪則民殘政清則民安提綱挈領此為首務也

此言民窮當拯至哉言乎讀其詞令人傷感不能寢食自非萬物一體之念素切於中安能建



議若此之懇惻哉詞尾歸重貪官尤為萬世不易之論使兵民者能體是心而行民必無失所之患速逃勾引何自而作蠢茲島夷何自而至哉曾之集經略也凡若干類此條所係尤為緊要

嚴城守

唐節度使杜佑守城法在相機以應敵扇棧必塗泥

扇及門上木棧皆以泥樓櫓必芘籬為上建候樓以板塗之厚可三五寸備火出椽牆去三尺內着橫括椽端安轄以荆柳編長一丈濶五尺懸椽端用遮矢石

橋有轉關一梁為橋梁端着橫括去其堞有積石每城堞積石百塊大小隨事或又竿竿如鎗刀為兩岐積長木如標狀皆以備拋

或兩旁曲連棒如打禾連枷狀用人打布幔搜布為之刀以鈎搭連棒女牆外上城敵人打布幔搜布為之挂於女牆七八尺四折拋水弩以黃連桑柘為弩弓石之勢則矢石不復及牆水弩長一丈二尺徑七寸兩稍三寸絞居張之大矢自行爐融鐵汁鑪也昇行副一發聲如雷乳敗陣之卒行爐於城上以灑敵入遊火以鐵籠盛火加脂臘鐵鑊懸灰眯風于城上擲之以以鐵汁灑之松明積松明燒之夜以鐵鑊縋城下

因以鐵汁灑之松明積松明燒之夜以鐵鑊縋城下燕尾炬縋葦草為炬尾分為兩岐如燕尾狀仍以上油



鹿角鎗

斬木及竹如角狀為鎗或交對突突槎牙女

縛而聯之列于城下以拒敵今木柵無城壘去處乃

九邊用之為檜營名鹿作柞木柵建立木為之方

圓高下隨事深埋木根重復彌縫其闕內重短為閣

道外柱木重長山四尺為女牆皆泥塗之內七尺又

立閣道內柱上布板木為棧立闌鐵菱狀如鐵蒺藜

籌柵上懸門擁牆濠塹拒馬以守鐵菱要路中置之

以刺陷馬坑竹簽其坑似亞字相連狀似鈞鑠以草

及細塵覆其上軍城拒馬鎗以木徑二尺長短隨事

營壘要路皆設之拒馬鎗十字鑿孔縱橫安鎗長

一丈銳其端可以塞城門巷要路人馬不得奔馳近

日九邊製兩頭裹鐵中施橫棍長七尺五寸每七寸

七分鑿一孔用鐵鎗五杆以小棍五杆烽臺於高山

交界之連以鐵索令游軍伏其前後

絕處置之無山亦於孤迥平地置下築羊馬城高下

任便常以三五為佳臺高五丈下濶二丈上濶一丈

形圓上建圓屋覆之屋徑濶一丈六尺一面跳出三

尺以板為上覆下棧屋上置突竈三所臺下亦置三

所並以石灰飾其表裏復置柴籠三所流火繩三條

在臺則近上下用屈膝弟上收下乘屋四壁開觀賊

孔及安視火筒置旗一口鼓一面弩二張拋力壘木

亭冰壘乾糧麻油鹽火藥箭筒高矮娘蟻牛糞海鼠

燒柴籠及每晨及夜平安火一不來即烽子為賊所捉

一烽六人五人為烽子遞如二史刻觀馬鋪每舖相去

視動靜一人烽率知文書符牌轉牒馬鋪於軍中選

要路山谷間牧馬兩疋與遊奕計會游奕於軍中選

有事警急煙塵入境即奔馳報探

川泉井者充常與烽舖土河計會交陣日夕邏候於

停障之外捉生問事其軍中虛實舉用勿令游奕人

知副使子將亞父軍行人取善騎射者兼令人枕空

胡祿隊有人馬行三十里外東西南北皆響見於胡

祿中名曰地城池接近蠻寇者不可不豫備也至於

攻蠻寇破營寨則有火攻水攻二法焉火攻者火兵

以曉騎夜啣枚縛馬口人負束薪麻蘊懷火直赴敵

一時舉火營中警亂急而乘之靜而勿攻凡火攻皆

因天時曝旱舍茅竹積蕙糧軍營又有火獸以艾燼

於結草宿莽之中因風而禁也

中瓢間四孔繫瓢于野猪獐鹿項下繫其火禽以胡

尾端向敵營而縱之奔入草中瓢散火發野雞項下

分空中實艾火開兩孔復合繫野雞項下

針其尾而縱之奔入草中瓢散火發也

火盜遣人

與敵人同者夜竊號逐便懷火偷

火弩以臂張弩射

入營焚其積聚火發必亂而出

火弩及二百步者

三五 四頁十五 司吏孫子良寫



以飄盛火符矢端以數百張 火箭 以小飄盛油冠矢

中夜齊射敵營芻草積聚 火杏 磨杏子

上瓢散油散因燒矢鏃內中射油散處 火杏 中空以

艾實之繫雀足上加火薄暮群放飛 毒藥煙毬 毬重

入城壘上棲宿其聚蘆舍須更火發 毒藥煙毬 五斤

用硫黃一十五兩草烏頭五兩焰硝一斤十四兩巴

莖五兩狼毒五兩桐油二斤半小油二兩半木炭末

五兩濕清二兩半硫磺二兩黃蠟一兩竹茹一兩一

分麻茹一兩一分搗合為毬貫之以麻繩一條長一

丈二尺重斤半為絃于更以故紙一十二兩半麻皮

十兩瀝清二兩半黃蠟二兩半黃丹一兩二分炭末

半斤搗合塗傳于外若有氣薰人則口 煙火藥毬 煙即

鼻血出二物並以砲放之害攻城者 煙火藥毬 煙即

以架上所用作四方架緩毬其中遇風勢便用火攻

之則敵舟 水攻者以水 斜小可以遇而止可以決下

盡焚矣 水攻者以水 斜小可以遇而止可以決下

流故平水可以灌安邑汾水可以浸平陽先設水平

可以漂城 水攻者以水 斜小可以遇而止可以決下

水平 槽長二尺四寸兩頭及中間鑿為三池池橫濶

五分中間有通水渠濶二分深一尺二分池各置浮

木木間微小池巨濶二分深一尺二分池各置浮

之七分厚一分槽下置轉關高下與渠等以木

亦白繩計其尺寸則高下丈尺分寸可知 照版 形

總督尚書胡龍云凡賊圍城必須選募勇敢夜斫其營

或夜舉鏡砲使賊驚疑其圍自解

此言解圍之法

一凡賊可結巢去處如松江柘林陶宅等地方必諭

令居民盡行搬移入城房屋拆卸務使賊難棲止

此言清野之法 誠與城守相兼



一大兵進攻賊巢城內不無空虛恐隨誘敵奸計或賊出我之背乘虛來襲吁亦危矣必須嚴加防守仍撥人把截往來要路

比言備賊乘虛來襲之道嚴城守者不可不知

海道副使譚綸云自來城守攻破者少襲破者多此嚴

夜巡詰奸細為第一要緊事也

此總言城守要法其詰奸細之規詳具於後

守城之器佛郎機發煩鳥嘴銃床子弩旋風砲最利弓弩次之到用刀斧是最下策矣然亦不可不備也

一凡城有敵臺者最好守若無敵臺架檣起望臺亦善或皆未備則用絮被挑懸出城外五尺以蔽矢石庶敵無失耳

一凡敵在城外不獨當為守具亦當為修城之具如木屑灰磚之料與匠皆不可不備也

一守城用燭不如用松明一松明可代十灯也

已上四項俱言守城之具當預為備者

一凡遇勅敵則須在城外為三四壘屯兵拒守與城中為犄角勢至為上策敵築甬道架雲梯以攻我或穴地道以襲我則又當隨事有應免至臨時倉

惶無措也

此言遇大敵攻城則城守之法又不可拘於常格

一凡敵夜襲我多在五更悉眾攻我多在黎明出我不意也



一凡敵環而攻我至曠日持久計內乏薪芻則伴退數舍夜則還襲之或伏賊雜為採薪者入城為內應此皆不可不知也

一凡敵用雲樓攻我必先驅吾人負土填濠我即當為之備矣

一敵每擄吾人繫其父母妻子使為間諜內應此最難辨識當事者須嚴察之

已上四項俱料敵攻城必用之計守城者所必嚴為之備者也

一凡詰奸須立木柵在濠之外百步陳兵守衛而詰之城門之下又嚴兵以待之遇警則閉今人聞警輒將城門書閉或止開一門或開二次而詰奸又在城門之內外避難之人一擁而入又執從而詰且辨之

此言詰奸細之法

一凡敵在城外攻我不得須懸重賞選敢死士時出奇擾之或焚其資重攻具待其走而邀擊之乃為得策也

此言守城者當知攻賊之法

參議唐愛云

一守城之法每堞口五個為一伍置木牌牌上寫趙甲錢乙孫丙李丁周戊每夜一人守一更四人穩臥每更置一小旗上寫更分夜巡兵姓名在上如趙甲為一更錢乙為二更之類巡更者執持在手只瞭望五堞口城下有無奸細一有賊至叫醒同



伍四人執持灰瓶石塊器械攻打如此庶使五堞不過數步之內易于瞭望一人巡更四人休息精力不疲緩急有備餘堞照此式若每堞口原編二人牌上備開十人每更止用二人瞭望尤爲加慎酌行之

一守城各堞兵夫勤惰不一不可不稽察使人人點名更更喧嚷則守堞者不能睡臥精神困疲非計也城小以城門爲限如自東門至南門南門至西門西門至北門每門用巡邏兵十名每更分二名巡視堞口不許叫喝搖打梆鈴止挑燈巡視若有輪更守堞兵夫熟睡不行瞭望者則暗掣更旗明早稟治仍喚醒防守不得驚擾擅自責打賣法并究五堞之內燈火斷滅即記輪更之人并治城吏自東門某窩舖至某窩舖巡邏週而後始每更二人稽查均照前式

一設巡邏之役又恐疎虞誤事每門另選職官二員各與以馬給以更牌更箭如東門巡至南門時值二更東門巡警官將一更箭交付南門城樓上官驗收南門官隨付二更牌與東門官爲號彼此各收次早送總巡官處查考若各官將牌箭私換不親巡警者查出以軍法重治其巡警官先察巡邏十人爲先次查各堞口偶有睡熟失瞭者許即責治執其更旗次早連巡邏人并送總巡官處究治巡警官止許巡視亦不得呼喝點名搖打梆鈴以



驚擾守堞之人此周圍夜巡之大畧也若城有衛  
所者衛官有司分門巡警不必另選職官馬各自  
備尤便

一城上白日止張旗號非寇臨城不許鄉夫上城以  
疲其力臨晚登埤俱要雨具器械遶城不許喧嚷  
屏去鈴拆若無人者使寇不知城上虛實且城上  
不譁城外有警庶可傳報以便策應各門另設遊  
兵五十人各持利器鳥銃俟有警脅力禦敵仍先  
示約凡遇夜間賊集衆攻門方許放火箭三枝再  
緊發銃三箇十分緊急鳴鑼三通原派本門遊兵  
一而禦敵總管另帶枝兵應接一門有警各門堅  
壁固守不得輕動以防聲氣擊西之患尤禁桑兵  
警擾離次至于疾風暴雨半夜黎明人易懈弛因

倦賊每乘間登城此當嚴加申諭可也

一守城之具甚多急用惟灰瓶石塊爲便俟圍久勢  
急因時出奇又當措備城上燈籠每五架口止用  
燈一盞用新紙油者方明亮燈上用一油紙蓋以  
防雨蓋上仍壓以一小瓦片以防風每燈製一挑  
竿索懸城下離地七尺庶使賊抵城下我能照見  
我瞭架日賊不見我換燭即輪更之人不許誤事  
若官府給燭五人輪管使兵夫自備恐曠日持久  
所費不給未免誤事油燭官處爲便不當斬小費  
可也

一守城官兵至城邊向內射放箭銃城上不得喧嚷



俟賊近城令慣熟銃手善射者乘便打射務要巧發竒中得斃賊人一二其餘自退更不知我兵伎倆虛實毋得一槩亂發以窮矢藥若四面雲梯攻圍當并力齊禦又難拘泥

一閑雜人等不許無故上城梁口窺視擾亂軍伍且防城外矢石誤中旁人趨避不便驚惑衆心倘有奸細亦難防閑相應嚴禁如賊向城射箭放銃守城官軍各帶綿被或用牌看取便掩掛梁口露隙瞭望以防矢石

一警報急城中居民近城者不宜堆積稻草蘆葦恐防城外火箭飛入在內柴堆亦易發火故宜禁諭少則收斂多則遠置隙地爲便倘城中偶有失

火去處城上訛言賊入警亂爲害不細平日有司分定坊隅編立保長小甲名色各分信地多備水桶籐斗鐵鈎麻搭竹梯斧鋸每一坊隅火起即以本坊火甲揀之不得亂攘守城兵夫各顧梁口就使本家失火不許離次若係本坊火甲揀援不力致有延蔓及不係本坊居民乘機搶火者查出一體以軍法處治如此緩急有備防守無虞此在平日素講而預備可也

一城門多備水缸水桶一以濟渴次備火攻樓櫓城門當路間設火器品窖蒺藜以防衝突若賊囊土束薪填塹登城者此無別法惟鳥銃並發人不敢近此無庸慮然亦在臨時計策之



一城包山者峻處城垣宜增培高厚或內立一敵臺  
 瞰外以便瞭望運發矢石城峻處賊不敢近則城  
 中虛實不得窺測而平城易於防守矣若繞山築  
 城勢若仰盂賊憑高窺見城內更當盡驅老弱為  
 兵多用鮮明器械旗幟虛張聲勢使賊不敢易此  
 不得已之策又在臨期應變何如耳難以懸論也  
 一城外民居近城者如賊勢重大將逼城下須用拆  
 燬不然賊將籍為遮欄且登城尤便于雲梯是不  
 當姑息若水門柴米出入所須尤急但要視勢緩  
 急委官嚴加盤詰不致疎虞可矣一槩閉絕適以  
 自困此守賊者所深戒也若城中無水宜多穿井  
 無米者亦宜預備或勸富戶積粟許其乘時取利  
 官弗為禁或中移粟金先期買米以備緩急至於  
 鳥銃火藥燈籠油燭之類邊海衛所縣分賊每登  
 犯者尤當早為計處庶為有備  
 一城外沿濠攔馬墻此不可不堅築用高六七尺內  
 多留穴空以便窺伺更容放鳥銃每城一面另募  
 敢死士百人各執鳥銃利器潛布在內賊夜攻城  
 必渡濠踰墻而入使內有備不必喧嚷俟半銃擊  
 之近墻手刃之城上城下俱不得傳呼叫喊使賊  
 不知伏兵故輕犯而多敗馬墻有備城上更無虞  
 矣

此詳言守城事宜

松江府同知羅拱辰云頻年賊來野獲多得是以無攻



城之志今各鎮劫掠遷移已盡如其再來寧不垂涎于城哉切照各城雖有濠河之險必須附城濠邊挑起淤土離城脚丈餘臨隄圍築五尺高牆使賊雖或渡濠難抵城下此古人羊馬城之制也况不時出奇兵數十人于城下得此遮蔽可以藏伏窺視如賊近對濠我兵即于牆內潛發火器使彼不知我兵在城下者多寡有無所謂有有無無虛虛實實者此也凡四鄉逃難男女得此可以暫容其身既有此牆只須謹閉城門俟賊到城方去吊橋亦不爲晚况賊畏城上銃砲決不敢近每敵臺左右各置小吊車四五架以便兵上下及逃難者吊人之法婦女隨即吊上若係男子須審其聲音貫址方許吊入其城無敵臺則

不能跳遠顧下何以言守必貼城增築每座相去五六百步或七八百步或二三百步各隨城勢曲直以爲遠近臺下須離濠水丈餘有近濠水者釘品字椿木百餘根于水中高出水面尺許防其樓船臨衝我也各城樓設遊兵二隊每隊約兵二十五名左右往來巡警每架派兵一名專守之其敵臺上架口每架用兵三名選擇精勇者傾身外望以背向裏遠近彼此互相顧視其守之之法最禁誼譁庶臨敵不亂又必將各臺編以字號分以信地別以號旗金鼓响器之類日則觀旗色夜則聞號聲各將字號大書架牆使各熟認各分信地俱以敵臺爲準如天字號敵臺左邊向地字號敵臺管架若干地字號敵臺右邊向



天字號敵臺管梁若干兩臺中分信地如天字號談  
 管四十梁以一十為一號第一號十梁用紅旗用鼓  
 則大書日觀紅旗夜聽鼓聲八字于梁牆第二號十  
 梁用黃旗用鑼則大書日觀黃旗夜聽鑼聲八字于  
 梁牆第三號十梁用青旗用喇叭則大書日觀青旗  
 夜聽喇叭八字于梁牆第四號十梁用白旗用木柳  
 則大書日觀白旗夜聽柳聲八字于梁牆其餘敵臺  
 梁口皆然如賊日犯天字第一號信梁城下談管臺  
 上搖紅旗而談梁亦豎紅旗夜犯天字第一號信梁  
 城下談管臺上起鼓而談梁亦播鼓信守兵夫一齊  
 戒嚴俟擊左右城樓各遊兵到彼應援而兩邊附近  
 敵臺相向護為催擊其餘臺梁官兵非信地者不許  
 亂動各門雖無警亦加戒嚴不許擅離應援恐賊聲  
 東擊西乘虛而上庶防守嚴備而靜治不亂矣又慮  
 賊攻日久我兵疲倦必更番休息又恐乘怠而入須  
 於梁外蓋出浮棚每扇約闊三四尺或長七八尺環  
 城架設其法或木或竹每根比棚闊三四尺以一半  
 橫出梁外一半斂入梁內其外閣浮棚棚上壓以磚  
 石天晴加石灰數包于上其內用繩縛墜石虛懸若  
 賊加梯棚上則棚軟不能勝梯磚石將墜擊城下而  
 牆內守梁者且自警覺若賊置梯棚下而上登其棚  
 觸首移動而亂石又墜矣若欲再加嚴固沿城梁上  
 豎架柰何木其制豎立架木二根機關橫挑木各一  
 根上閣一木謂之柰何木木上錯綜釘以竹簽其木



之輕重與挑木相稱賊來攀援則其木自然下擊人  
既不能攀駕又不能放脫也敵至城下我兵輕動其  
木墜下又可擊之此棚木易於成造費又不多今各  
縣城低難守相應遽製至于夜間守城燈燭費多且  
皆高懸檠上是使賊得視我我不得便視賊利在彼  
矣必造鐵火毬中燃柴木則柴木之價比油燭相去  
倍蓰况火光散遠比燈相去十倍每檠計二十箇或  
三十箇止該用火毬一枚挑出檠外墜于城半則火  
光在下我視在上其光不悖我得以見賊而賊不能  
見我其利在我矣又如製造紙糊圓砲今製者不過  
震响而已無益也因此舊物而變為新製待糊成紙  
殼之時中含小鐵刺菱二三枚地火鼠一二十枚  
入藥于內然後紫糊其口每砲一枚開藥線眼四處  
賊近城下時燃之砲一响而砲中刺菱自然布散其  
中火鼠飛走賊被焚身必走而刺菱又傷其足城上  
且擊之矣若城中一時火發恐奸細為內應或居民  
夫慎守城兵夫未免驚疑往救家宅必棄所守請先  
出示禁諭庶免踈虞各鄉村鎮蓄積米穀之類須於  
冬末春初盡遷入城則村野既清城郭又固賊不得  
食則饑攻城不下則勞饑且勞必思去矣我出兵以  
要擊之有不勝乎

此亦詳言守城事宜  
與唐參議互有異同

主事唐樞云守城之法近日東南全不知此女墻不可  
太高厚堵空之欲如圭首斜銳所以便外瞭便俯瞰



城上傳箭不敲梆所以便聽聞守者必更番所以養  
精力陟降有號頭夜有火晝有旗所以一衆伍違犯  
有決罰所以定心志風雨露日有遮避所以安體力  
火器石塊灰油懸槌鐵蒺藜諸物畢備所以供急用  
須參酌定規通諭各城守習

此言守城之法

兵部尚書胡世寧云城門可去土塞止于門扇中當留  
開鑿五孔以五弓弩守之賊不能近矣

又云戰卒不睡恐賊夜乘其疲而竊入焉不若晝令輪  
班休息

又云箭將盡不宜亂放有號纔放發

又云無先閉門以示賊怯而使屬邑被殘

又云僧徒多善少陵棍法宜收進城內毋爲賊用

此言守城當戒者五

舉人王文祿云海寇之來我兵俱守城中城外之民棄  
之而不復顧不敢出一兵以撓之寇反多疑誠恐我  
兵出城與敵佯以數寇爲攻城之勢以綴過我兵使  
不能出乃得深入內地橫行而無阻是皆我兵不知  
攻守互應之法也自古用兵非執于一攻之中有守  
守之中有攻攻而無守則爲無根守而無攻則爲無  
榦且一城之中不下數萬家若定守之而不外攻圍  
困日久食盡兵罷寇雖不攻而我亦自潰矣安用其  
守乎凡寇攻城不過數次甚急扞禦已過寇亦必怠  
乘其怠而懸兵夜出負砲偷營寇亦撓亂自救之不



暇而何暇攻我若捐焉定守寇知我兵虛實併力夾  
攻曠日不鮮而援兵不至則我坐守以待斃無益也  
昔者巴巴北符也先南侵攻圍京城精兵皆出城外  
石亨于謙督兵于城北孫堂江淵督兵于城西每每  
攻也先營殺傷相半也先退去若使文臣謙淵無謀  
武臣亨堂無勇皆守城中不亦危哉而大事去矣惟  
其知攻守之一道故攻不忘守而守不忘攻是以克  
濟時艱也

此言守城必須  
時出兵以攻敵

鎮撫盧

云守城之法斷不可每堦口一人守之止許

三堦口用一人堦口之下用灰瓶五七箇大石子三  
五百滾木擗石皆設備凡守城切不可用貧民預用  
鄉士夫舉監生員吏承義官與各有產之家或弟男  
子姪或家人各帶器械編成隊伍急則上城緩則飲  
于教場操練則各自爲戰各自爲守不惟可省有司  
錢糧而亦不致貧民怨咨矣

此言派城夫之法

吳郡生員沈拭云凡寇賊未至城下則城守之夫晝夜  
不輟者似爲贅設宜于晝日止令保長甲長在城俟  
有寇警約鳴金鼓爲號聚集人夫料不誤事俾人夫  
得在家作業酉時方使之乘城其夜間守城亦有法  
夫人之常情未有能終夜不寢者若使終夜不寢疲  
憊困倦勇如關張亦不能操戈赴敵矣是徒自弊其  
民而無益於用也愚謂夜間城夫宜用五人爲伍之



法凡城堦口必取大石塊方五尺高稱之于五人中  
止令一人登而擊折站立既高得以俯瞰城下其餘  
四人聽之休息俟一更徹捱次番換是名雖終夜之  
守實則一更之勞勞逸有節彼將勵精任役不敢偷  
安矣如有偷安者巡更官吏痛責記仍罰之達旦不  
得番代則彼雖昏愚必不肯任意竟夕之勞而易一時  
之安也五堦之間其地甚近一有寇警休息四人呼  
之即應何誤事之有

此言城夫晝夜更番之法

吳郡生員蘇獻可云倭寇生發大戶有饋餉之煩小民  
有調遣之役實為民窮財盡奈何城上官夫之官索  
要常例有銀者則老弱不計點缺不究無銀則百般  
刁蹠小民既勞其力而又費其財苦楚何似至  
縣吏胥皂甲賄賂尤甚或報大戶或拘舖戶莫不賣  
放其九而拘認其一拘認者固當其費而賣放者亦  
損其財官府之所用者有限而吏隸之所取者無窮  
人民瘠而官吏肥可哀也已

此言守城須禁官吏剝削之苦

又云地方有事之秋所賴者富家而已今富家往往變  
產遷徙他方若富者盡去貧者僅存其誰與守必將  
各鬻里甲人等取具執結不容逃散是亦保城之大  
端也

此言守城須寬縻富家若逼走之則城空虛矣為有司者所當深念也

御史邵惟中奏稱要轉行督撫二臣嚴令該府州縣衛



所出示曉諭沿海居民各將妻女財貨糧米及時搬運入城僦居存貯仍留壯丁在家防守并將當年糧長人等預令將應辦糧石收送城倉以聽運兌如有積粟數多不搬入城者則官爲扣糶給償時價即貯附近屯兵衛堡以克軍餉支用此權宜之術民必樂從事寧之日仍復舊業則城中積粟萬餘財貨充盈賊外無所掠而我內有所資矣

此篇專言積聚不當  
留在城外以資盜賊

海道副使譚綸云島夷志在得財因糧于我無他轉運我能堅壁清野則失其入寇初意衆既可離勢亦難久乘其敵而擊之在我將易如拉朽在彼且終身創艾矣壤夷安夏計無出于此者顧其事言之甚易而

行之甚難何者邊氓習知利害故行之輒有成效今浙直之民被害處少倖免處多凡聞寇至則彼此觀望不爲遷徙即有徙者又近在山林之間計小費而忘大計此行之甚難一也世家宦族蟬聯鱗湊一令之出兢相非是煽惑齊民其同燕雀有司督行之嚴輒飛語流布此行之甚難二也浙直之地沃野千里宮室器用習爲奢僭棄徒爲難寇至倉卒各以牛酒鏹幣開門延納以蓄僥倖又預集舟楫以資其去彼此顧其廬舍焉念法度自爲一家一時之利曾無遠大之謀此行之甚難三也夫安土重遷惡勞好逸古今所同然勞之固所以逸之擾之實所以安之而况乎勞之擾之者暫時之事而所以逸而安之者甚久



且大也為今之計惟在責成有司親詣各鄉多方譬曉使之預於二月初旬盡將婦女積聚徙入附近城郭仍會同衛所掌印官為之安插得所其倉廩搬運不盡者即及時發賣有司嚴督糧長糴買上倉一切兵餉有可以徵本色者作速改議徵收凡城中穀粟止許于城中糴賣不許顆粒糴運出城其有不肯預期搬運臨時棄遺在鄉致資盜糧及以牛酒鎗幣開門延寇即係通賊之家查照律例從重問遣其有已遺棄而偶未遇賊亦通查入官以充兵餉有司務要用心毋事姑息間有成績者即註以上考部院特加獎勵其有偏徇悞事者即與失事武職官員一體從重叅究如此庶法令必行而長策畢舉成效可臻矣

此言倭寇深入皆由鄉民不遷積聚入城之故善反之則寇念息矣

都御史唐順之云春汛時月倭患雖熾然禦之於海禦之于江又禦之于海塘禦之于江岸豈至盡是無策國家平時養兵設官將何用之而稍聞警報只有塞城門塞水關風縫不通委城外于虎口遂為奇策甚至不論有害無害輕意將城外房屋拆毀除塞城塞門任從有司自行本部不敢干預外其近城房屋苟非倭患逼近及與城垣委實干碍不許輕易拆毀使民無所棲若因不折屋以政失事本部自任其罪不以累有司

丹陽邵芳云善守者必以城視地以人視城以粟視人三相視而墨翟之衛宋可得而言矣何謂以城視地



蓋無不備則無不寡烏得城城而守之必守一處足以保障數十處扼一里足以牽制數百里斯能視地矣何謂以人視城蓋除四門中軍應敵出奇外每人轄地幾尺而又有幾人更代休息幾人搬運器械幾人輪管炊爨如百雉則用若干人與伍法無異斯能視城矣何謂以粟視人彼探敵者弓不闔自困雖古名將不免有此者失于不審也蓋必計其積聚料其下口每粟幾斗可供幾月萬不得已則疲弱婦女無益有損者當爲別策斯能視人矣故余嘗曰以城爲可恃則古有不破之城乎以城爲不可恃則古有必破之城乎亦在乎守城之人何如耳

予按城一也有關係一方之利害有關係數十里數百里之利害者關係一方之利害者一守令慎之而足矣此守令之事也關係數十里數百里之利害者豈宜以一守令支之乎爲將帥者須提重兵以鎮之合羣帥以援之其城無恙則敵人不敵越此而他攻卽有所攻亦無關係而非敵之所必欲取以爲巢者矣是所守者雖一城而所庇者吾不知其若干城也此將帥之事也若爲將者不論城之輕重緩急而漫焉以居之其身之所居則力爲之救而其所不居者雖有關係亦聽賊攻取萬一失守則樞要爲賊所握而其餘所守皆無用也曾是爲善守城乎譬之海防焉自廣至遼迢迢數千里賊舟無處不可登泊港堡無處不當設備若一一而照拂之則將帥之精神有



限分用于無關係之地則其有關係者反有遺而不  
到者矣惟諒倭所從來之道哨之于遠泮勦之于近  
洋倭在洋先後而來星散而行風濤警其心跼蹐若  
其形吾以衆而待其寡以逸而待其勞以飽而待其  
饑以備 而待其所未備至簡至易之道也若其  
近岸也惟擇總要之處爲水寨陸寨以扼其衝以遏  
其入其餘港堡堅營清野賊進不得攻退無所掠計  
自窮矣予聞論守城者多矣率局于區區一方之見  
惟邵子與予合惜其引端而未竟也故詳之以爲爲  
將者之助

蘇州府守城條件

指揮朱永勳舉人黃曾曾監生金金魚  
生員金澄等會議上郡守孫擇施行

分信地

一六門城樓各派定府佐一員專督該門守城夫  
府佐不足以所屬州縣佐內科日出身謫官之才  
能者充之

一城中心本府與長吳二縣掌印官住劄玄妙觀一  
以居重馭輕一以接應各門事宜一以近憲院謀  
議一以便士友參謀就以陳把總統兵六百各屯  
處其中作中軍各色

府主上城縣尹不宜同事但係一邑之主諸事  
藉以奉行故須同處

一府有府庫縣有縣庫獄囚皆須防守府中用首領  
官一員縣中用佐貳官一員看守



一各城門另設府首領或縣佐貳有才官一員典守  
城上一應器用隨時給發

一分屯守城池之兵於六門附近寺觀無寺觀者近  
門公廨屯劄

一請鄉宦分守各城門各就其家近便與情之合者分配

分職掌

一設法大戶米穀進城

右一項長吳二縣掌印官專督之

一設法守城物料進城  
稻草 石灰 磚石 鉛鐵 火藥 油燭

右六項府佐一員專督之

一設法竹木遠去與進城

右一項府佐一員專督之

一查脩城屋城門閘板製造城堦燈架燈籠燈架燈籠俱照縣式

崑山縣式

右一項府佐一員專督之

一製器械

發鑛 佛郎機 鳥嘴銃 鉛錫銃 火球

火箭 噴筒 煙罐

箭匠 竹匠 木匠造火器架子用 銅匠

鐵匠命火藥人

右火器府佐一員專督之

長鎗 刀 鐵盔 鐵甲 皮披牌 紙甲

弩 弓箭太倉州取弓匠來造



鐵匠 皮匠 竹匠 木匠 裁縫 弓箭手  
右兵器府佐一員專督之

先揀選舊時所蓄可者用之不可者作急製之  
某人某人長於揀選者也某人某人長于置造  
者也與府佐相協替庶不為各匠所欺

備儲蓄

一區處米穀入城

着長吳二縣正官先行密訪城外及各鄉鎮大戶  
有田收米在家者與夫田少用銀糴米待價者查  
審的實密稟察院差官二員着洛兩縣糧塘嚴催  
搬運入城任民堆積開糶其時價高下官府並不  
參與期定某日糧塘開報已經搬運入城者幾

本官親行勘驗特頑不搬留資盜糧者治以養僕  
重罪糧塘回護親故之家混開已運入城者許貧  
民出首一體加罪仍給賞首人十分之三其七分  
沒官作養守城兵夫之用

一區處鉛鐵入城

鉛鐵資火器之用關係匪輕不可棄以資敵蘇城  
客販冶坊俱在城外須先查鋪行及冶坊等姓名  
賊有警報着本地方總甲押催依期搬運鉛鐵鐵  
鍋鐵器入城任從放置專督官再行逐一查訪不  
搬入城者本家治以與賊交通之罪總甲來行開  
報一體問罪鉛鐵等入官公用

一區處火藥入城



蘇州確黃之類進城有限務先查定各南貨鋪行  
賊有警報着本地方總甲押催依期搬運入城任  
從堆置如有公用照時價將銀見買專督官查訪  
不搬運入城者治以私販火器與賊交通之罪總  
甲不行開報一併問罪

一區處磚石入城

城夫不開武藝道用礮石擊賊賊警急時城門已  
設盤詰矣軍民人等每人各城門要帶磚一塊置  
於月城內空地守城軍搬運上城每五十垛作一  
磊以石灰封識聽用如不帶磚者盤詰人員不許  
放入本職仍差湖廣總督張西門石片交六門人

員後

一區處石灰入城

灰瓶葦藥脩砌等項俱資石灰仰各密戶領價俵  
期送運石灰入城以識沿城寺院以須急用

一區處稻草入城

城上燒賊必資稻草先期派員與各糧塘領買若  
千萬束不拘蘆柴稻草柴堆置空一區倉庫以須  
急用

一區處城外竹木

竹木行俱附城郭若不遷徙必致攻城之具也須  
仰各商將竹木行依期搬運入城開賣其在水各  
排移去五六十里外隱僻港中暫置以待賊退復



業如不遷徙俱取入官公用

一區處油燭入城

賊臨城下缺乏油燭必無處置查各城門外一應油行及出販鋪家仰總甲於有警之日押民依期搬運菜油荳油糖酒銅油白蠟等項入城聽從開鋪交易如有公用照時價將銀見買如不依期搬入專督官挨查連總甲枷號罰銀其油入官

一守城器用明燈燈架三千六百三十一副每副價銀五分通計一百八十一兩五錢差長吳二縣設法處造勿累保長等人

蠟燭每夜二萬七百九十枝連六門城樓用通計三萬枝以一月計之計九萬枝通計銀一百一十兩長吳二縣分備

鐵鍋四百隻冶坊備之事已給還  
行竈四百隻每隻價銀二分該銀八兩每縣出銀四兩置辦

水缸八百隻每隻價銀三分該銀二十四兩以二徒罪贖銀辦之

酒瓶三萬每十箇價銀一分該銀三十兩  
蓑衣箬笠一萬一千副每副價銀二分該銀二十二兩  
三十兩兩縣置辦勿累城夫

草薦二千七百五十條連預備三千條該銀十五兩  
大樣蘆蓆一萬一千領每領價銀一分該銀一十一兩  
將贓罰銀給各區糧長辦之



竹木罰臨時不搬竹木行者用之  
其餘物料先行預置寺觀公廨去處差官封護  
事隨以本官給發

### 慎防禦

一某官見練兵千餘名已有武舉三員統領若賊臨  
城某官帶兵六百名屯處玄妙觀中護衛以爲中  
軍復以原統兵武舉一員統兵二百名屯處府前  
防守庫藏并司獄司獄囚再用武舉二員各統兵  
一百名屯處長吳二縣前防守一縣庫藏獄囚若  
賊未臨城之日上司有調遣之事先分若干應命  
賊入腹裏即收其兵入城原如前法處置名曰聽  
調之兵

一擇用官生六員俟其俱到即令會議各人平日所  
知精兵召募一千二百名團聚北寺中以團練府  
佐一員專督官生六員參謀其中合聚訓練務期  
可戰可守以須實用待賊臨城每門分遣原練兵  
官生一員各帶兵二百名屯處于府近城門寺觀  
中一處有變隨以本處兵應之別處不動若賊攻  
城危急應該用兵攻擊亦待中軍方畧已定有信  
牌發遣然後行動名曰實用之兵

一城中先計道里適均定作十二處派定地方某處  
某處止分遣省祭雜色等官十二員每一員率領  
火夫五十名屯處所分地方庵院中給與水桶水  
斗撓鈎等項以防一方火患假如某方火起止許



信地火夫救護撲滅城上人夫不許亂動城中居民亦不許喧嚷奔走擾亂地方仍給虎頭火牌一面  
面上書專委救火與夫禁緝擾亂地方等字樣以專委任亦便夜間救火執照以開巷門其火夫着各該官舉報極貧人戶每名日給米二升自贍  
共計火夫六百名每日該給米十二石通計一月不過用米三百六十石此法一行名雖救火實則處置飢民得所

一賊將臨城先集保長給與連坐信牌使之各保自行曉諭各甲自相糾察如有容留奸細者一甲連坐軍法重罪不得與平時止坐直日者輕罪例論其寺觀給與住持使各房互相糾察待賊一退即收信牌不准此例及今開時着官一員先刺小牌

計在城田數每甲一張印完以便臨時給發

一盤詰奸細之法差官帶領知事人役在城門外

橋邊逐一仔細認辨各色人并檢驗物件用衛

一員有精力教官一員管察雜色官一員兼領其

事守門官員再行查驗不可但行官廳為盤詰之

地

定夫役器械附

一姑蘇城梁九千七百九十新增敵臺大約不過一

千每一城梁用一人守之通計城夫一萬一千人

派夫照依先任溫公之法大戶五名中戶不過二

名下戶用二人三人朋充一名實為情法兼盡今

長吳二縣除任官舉監生員外通將居民合二萬



二千人之數分作兩班城夫雖有兩班口糧止用  
一班上城之日第一班直一晝夜至次早第二班  
人夫更替及今閉時先就居民近住城梁處寫定  
班名於各城梁上賊在百里外先用保長甲長到  
城看守俟賊近城五十里保長喚集散夫土城其  
法以百人爲率常以五十人分立一百梁口看守  
將身向外觀望五十人食息便廁則二梁常有一  
人看守至夜間亦用五十人立一百梁口看守五  
十人睡至半夜代換後半夜巡城官生至則五十  
人起而交代此勞逸適均之法也

一城上各敵樓每處必定舉人一人或監生一人各  
帶家丁生員二人六河梁上每處專在上歇宿督  
視本處梁口城夫晝夜防守若各該地方有賊警  
援上城坐名申呈憲院提問亦不許科擾保甲長  
人等

一指揮六員每員派定一門白晝各行巡視以整齊  
保甲長散夫人等站立觀望及防不測之變其官  
生六人每人派定一門給與巡視虎頭牌面上寫  
遇夜各行巡視信地站立人等至交界處方回循  
環不息官生每人給馬一疋

一各城樓及對城外衝要之處各置佛榔機一座隨  
用裝火器二人帶火藥一桶備急用其城樓下預  
置合用火器鋒利器械弓矢及堅固防牌使賊臨  
城隨取隨足官廳庫中置放石灰油燭火藥等項



備用若庫中封識不盡更用沿近居民空房一二間封鎖亦可須差官一員常時看取給發

一保長每人青衣裝束各帶腰刀一把號旗一面其  
前夫各備長柄鎗刀一把又帶鐵錐一箇或斧頭  
一把任從其便如缺一件卽加重責每二槩備明  
燈一碗燈架先置城堦外可照城足其燈每一保  
長給與二十三碗每日着一縣佐次第分派本日  
一夜之燈與保長每保長派好燭一百八十九枝  
任其分散丁夫以備一夜之用若保長有獎許丁  
夫口告罰燭一夜其合用煎油煎糞鍋竈等項每  
保長一名預給鐵鍋二隻行竈二隻水缸四隻酒  
瓶二百箇桶木二根備用如有警急再行分派物  
料至於暑雨合備細密堅厚箬笠簑衣每保  
名給與百付分散丁夫穿用遇夜合備草薦  
每保長一名給與草薦二十五條大小竹一百根  
蘆蓆一百領以作蓋棚歇息城夫之用

一打牲船上弩矢百發百中此船吳淞江陽城湖陳  
湖太湖水鄉多有之着各區畝報舉入城不許容  
隱其人官府照養兵口糧給與工食計名分派城  
上緊要去處有功仍加重賞

一城外濠內週圍空地多有居民占造房屋賊若攻  
城必先渡濠頓住城足城足有屋賊可隱身城上  
矢石難施且賊登屋可以發火器矢石攻城前任  
巡按御史孫下令焚燬實萬不得已也不二三年



愚民貪昧又行蓋屋若姑息之是將在城數萬之命而為僥倖之畜也今後賊將入境務要拆卸如不從者臨時照前院法無悔

此雖蘇州一府守城條件但區處得宜綜理周密錄之以為他郡守城者式

予按從來城守攻破者十一襲破者十九襲破之說有二其一是伏奸細於城中放火守城者奔救則敵乘間而登其二是暗約奸細上城照會踈虞處用雲梯登至堦口揮刀殺人守者驚散賊從此上故守城之法須設兵一枝專司救火不許守堦者下城守堦者各持一斧分班專視城足凡賊登城多在半夜乘人疲倦故也亦多在黎明守者散班故也把守之嚴賊豈能襲我乎所苦者盤詰奸細其難蓋奸細乃本地之民賊拘其家屬劫其內應吾烏從而覺之今之詰者多在城門內使賊假裝吾民從此擊殺門豈能遽闔乎又或閉城太早止通一二門出入人愈衆則詰愈難不若大開各門門外盤詰而兵衛設於門下方善



築城堡

丙辰會試策云守必以戰而守城必以野自法有陷城  
 之誅而未嚴殘野之罰賊至苟負孤城而棄其四境  
 煙焰相望號聲相聞所至蕭條有不忍見聞者又安  
 望其援乎故李牧備邊先收保而不失不能收保是  
 資賊也後將軍燉煌先在乘隊列陣校聯不絕賊不  
 敢犯使䟽而可犯是自敝也愚以為畧倣墩堡之制  
 使民各聚為市市列為堡約其道里之中使勢可相  
 及每賊至則整堡固守而郡縣急趨而助之而又特  
 嚴其法使四境殘甚者與失城同罪則人各為戰地  
 各為守賊入而無所得其勢自困矣

都御史章煥云北邊城堡相望凡以防衝突備虜掠也



南方之畜修千北邊風帆之力疾于馬足苟無城堡  
賊何畏而不來民何恃而不散且夫賊勢之熾凡以  
鄉民奔竄奸民惑亂助其聲也有城堡則居者守逃  
者歸耕者歛且遠近按堵什伍相保奸民無所容無  
奸民則無嚮導何以能深入居民不散田野不蕪賦  
稅不乏根本之要也及今秋冬宜令諸鄉大者爲城  
小者爲堡而聚民其中城堡羅列賊必不敢越境而  
內侵東南世世之利也或曰公私俱竭如冗費何夫  
軍興不止費且不貲民散不復賦將何出城堡所以  
省軍需足

國計者也何謂費也昔

皇祖嘗命湯和視海上擇要地築數十城以備倭使治倭

有他策也

聖慮當先之矣今安用紛紛爲也

又云賊遠來人持數日之糧未達岸多苦饑者賊之死  
命制于數步之內矣徒以海濱廩藏露積故賊至而  
掩據之因糧以爲食因財以爲用故奸人爲之黨而  
窮民爲之役所向無前棄人不備如使蓄積收斂而  
野無所掠此賊坐困之道也不數日乃成擒耳故議  
守者莫要於城堡城堡相望遠近相倚少則不能攻  
城多則所掠不足供所食賊不能持久破之必矣夫  
備賊不能宿飽則不能深入不能深入則不能多獲不  
能多獲則來者無利而聞風者不來內地可不煩兵  
而守矣愚聞倭夷揮刃成風天性好鬪誠難與爭鋒



獨其久饑乃爲易制邇者我師三捷皆乘其饑剖腹視之類多青草禦寇之要可知也

副使茅坤云近聞嘉善平湖蕭山諸縣已皆繕城然而桐鄉崇德尚未聞議及者此特邑而已至于市鎮如湖歸安之雙林菱湖璉市烏程之烏鎮南潯所環人煙小者數千家大者萬家即其所聚當亦不下中州郡縣之饒者並當按其市居之田宅積貯而量其力之大小爲之均其費之多寡各列丈尺而築之有司特爲之約束期會鈎考布算以責其成功而已而其材不必籍入於官入於官則多出沒之弊其他敵樓城門并水寨之屬非民間可以例辦者官糧籍庫貯以助之至于鉅姓勢族而野處田間者或二三家或五七家或一二十家所願隨便築堡者亦聽近聞其肅諸邊總督楊公嘗遍行之雖虜數萬控弦而下亦不敢窺數家之堡而仰攻何者彼不過利之而已一攻堡則其內伏火器下礮石非擊殺數十百人必不能下彼所得不足以償其所失故僕竊以爲吳越之間凡近海一二百里者並當令著姓居民遍爲列堡而守可也

兵部尚書胡世寧云擇人而守之重其權而又其任使得爲萬全久遠之策可也或舉地利不如人和之說及懲秦之滅亡而築城勞民爲病者是不然夫自古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使倚將和卒練一時善戰之功而不爲設險守國長久之計智者不爲也况戎狄長



于野戰短于攻城而我中國之人每與之反故吾乘  
城拒敵是用所長而乘其所短且以土石而蔽血肉  
也若無險可恃而專以戰為守是勉所短而較其所  
長且以血肉而代土石也仁者將孰從乎况築城雖  
勞而為之以漸則亦不至如秦之害人矣孟子之言  
為專恃地利而不恤人者發也秦之政亂由其暴虐  
之極非專由築城也其築城之卒數十萬餘而南戍  
五嶺乃五十萬餘驪山防房之後又各七十萬餘是  
其勞民致怨豈專在築城哉後世懲秦之失而忘古  
設險之制是因噎而廢食也

此篇本為北邊而設其  
實海防亦然故錄之

### 廣團結

云城外團結法愚嘗廣詢博訪宜以

二十家為一團除租房單丁外每一團令養客兵一  
名每家各設器械一件出人丁一丁以為團兵凡二  
團四十餘家各出銀一錢造一巷門門上蓋一更鋪  
鋪內置鼓一面鑼一面鐵鉸三口香盤一方就四十  
家每夜輪人夫二名守之居常無事止鳴金鼓巡更  
一有寇警則本處即連放三鉸四十團兵各執器械  
追截諸團皆應之其所養山東兵官嚴立法不許擅  
離本團騷擾團戶每日有暇即教習本處團兵軍門  
復時時委官查省之責成之衆既以勢分而不得為  
非團兵之布列者又以聯絡而相為友助况一團有



唐國統  
賊諸團應之四郊之外固有隨地皆城隨民皆兵而  
大城屯守之卒將有不必用者矣

詰奸細

鎮撫盧一云防奸之道莫若城內城外盡將娼婦逐出  
外境此輩惟知要錢不論強賊奸細到卽窩匿有財  
者不論年月居住凡軍機重務與有司之舉動六將  
之強弱謀猷之發與未發彼無不知也甚而至於散  
諸各娼婦之家議定某日某時一齊舉發以爲內應  
欲防奸細安可不逐娼婦乎

此言防奸  
細之法

吳郡生員陳恕云海夷譎詐奸計百出或裝做叢笠立農  
夫或裝做巾帽婦女或裝做雲遊僧道或裝做乞丐  
餓夫探聽消息則如鬼如蜮剽掠村落則蟻聚蜂屯  
萬一不謹潛入城郭被其內應噬臍無及爲今之計



必須徧行所屬官司在城則逐戶挨查門禁則仔細盤詰出軍則尤宜探訪至於掌門之官亦要文武相兼啓閉以時夙夜有警男子則由左女子則由右不相混淆毋容撓越我兵一出必遣伶俐健卒先行俾作探聽熟知賊之休息每每寅夜貪淫嗜酒熟睡休兵眇視我兵不虞我至斯時也果能伏兵四起此其除奸滅寇之機也為將官者所宜念之

行保甲

兵部尚書王守仁云本院近行十家牌諭誠亦弭盜安民之良法而今之有司槩以虛文抵塞莫肯實心舉行雖已造冊繳報而尚不知其間所屬何意所處地方該道仍要用心督責整理誠使此法一行則不待調發而處處皆兵不待屯聚而家家皆兵不待蓄養而人人皆兵矣

工部尚書馬坤等題欲將土著之人各就一鄉編入保甲盡歸團練五人為五十人為甲五十人為保上下聯絡委各府州縣佐貳官賢能者不時就其一鄉團兵閱其武藝又因而稽其人丁如有潛入賊中勾引或探聽者坐罪若有隱弊互相連坐



副使譚綸云連年倭患皆為私通貿易而起浙人多詐  
竊買絲綿水銀生銅藥材一切通番之貨抵廣變賣  
復易廣貨歸浙本謂交通而巧立名曰走廣不此之  
禁則履霜之漸馴至堅冰欲行究詰則奸究之雄彌  
縫百端徒滋擾耳為今之計莫若稱此議練鄉兵之  
時立為保甲之法委所轄各府佐貳官公同屬縣掌  
印官省約從親詣地方不問腹裏沿海與城郭鄉  
鎮去處官吏生徒舉監之家務逐戶挨查每十家編  
為一牌牌內分十直格皆以巷門為准如是東巷門  
起則于牌格內左甲尾下填註西門字樣從西順  
挨一趙甲二錢乙三孫丙四李丁五周戊六吳巳七  
鄭庚八王辛九馮壬十陳癸各填註人丁生理明白

即於右甲頭下填註褚子姓名是為第一甲其第二  
甲牌格內左甲尾下填註陳癸姓名亦從順一褚子  
二衛丑至十家止三牌四牌亦依次聯絡挨填如一  
巷之內人家已編十牌外有零者即將大家中人丁  
煙多者報足編之如村鎮無巷道者亦依村鎮編之  
就於本名下坐定日期每一家輪直三日第一家輪  
初十一二十一日第二家即初二二十二二十二日  
以次填註按日於本家門首懸掛仍每一牌年輪一  
名為甲長管領九家每十牌年輪一名為保長領下  
家其中若有遠出不歸或私收絲綿火藥等物假名  
走廣潛往通番或逋逃海外又不還鄉者許牌內直  
日之人抱牌赴首官為拿究敢有隱不覺舉一家有



犯十家連坐毋容姑息其有原犯通番但逃回自首  
免罪編完之日府縣仍將牌每甲一樣再填一張類  
釘成冊存留在官巡捕官時加查考一體稽察若有  
假公濟私乘此害人從重懲治如此庶通番之黨自  
消而地方之不逞亦可以禁絕矣

太倉生員毛希秉云凡海賊一起陸地賊乘機竊發假  
海賊之名以縱暴地方不能抗禦惟保甲可以除之  
如太倉初編保甲陸地賊無所容身逃縊擒首散亡  
畧盡嘗有海賊廿人夜劫城南十八都時其家潛報  
保長總甲及有舡者預待賊出追之且擊且行逐至  
海口天明賊之器械盡矣把港百戶陳璋鼓率人舡  
直追半洋擒回送道又十五都沿江地方白晝有海  
賊上岸打劫適潮落舟閣被保長盡數擒獲此皆從  
來未見之事而保甲之功大矣今法久人玩乃復罷  
宜脩飭以保地方但不可使之迎送受詞以生事耳



降宣諭

南京工部尚書馬坤等題朝鮮居東北日本居正東偏北故日本諸夷凡由海上入中國交通生事舟必經過朝鮮海面先年倭首宗設等犯我海道大肆叛逆屠害中國軍民數多時朝鮮國王李懌聞賊歸由彼海憤其作孽盡遮殺之隨即具奏倭奴打劫上國致殺官兵不伏天誅過境仰伏

皇威勦殺幾盡并將擒獲賊倭中林望古多羅等及賊首級三千顆與長箭船櫓等物連搶回人口王樣等差刑曹叅判成洗昌等先後齊獻

闕下此固未暇深究其故但朝鮮能殺日本之人與日本之人之畏朝鮮則驗矣請乞宣諭朝鮮國王查賊經



由海面既與日本密通王須益申初議盡行截殺仍  
行國王就近轉查日本管國者近年倭寇是否由其  
縱放若果知情速令悔改若係左右奸宄或係中國  
逋逃假借妄為就令其盡將首惡擒斬獻報是亦一  
策也

此言當令朝鮮轉諭日本

在京各衙門會議查得先該巡視浙江都御史王忬  
題臣聞東南之倭寇猶西北之匈奴詛詐勇猛強不  
可禦乘風迅速來不可測故我

朝備倭北自山東南抵閩廣規畫經制不減西北且嚴通  
番下海之禁明十年一貢之規使常修舉不失豈有  
邊患但數十年皆廢弛番商海寇俱至浙洋

紹蘇杭姦宄射利之徒接濟交通勾引貿易自嘉

二年宋素卿入擾之後邊事日隳遺禍愈重閩廣

浙無賴亡命潛匿倭國者不下千數居民里巷街名

大唐有資本者則糾倭貿易無財力則聯夷肆劫巨

室為之隱諱官府惟務調停日就月將年深歲積識

者固知有今日之變矣臣詢訪在海賊首約有百人

其雄狡著名徽州王五峰徐碧溪徐明山寧波毛海

峯徐元亮漳州沈南山李華山泉州洪朝堅皆廣布

奸細包藏禍心計算則未能就擒捕急則逃遁無跡

雖恃海洋遼濶亦由倭國為之淵藪也節據被擄在

倭歸人供稱本國酋長請有入貢勘合得行則利歸

于上今各倭私自貿易利歸于下彼中酋長甚是不



樂嘗禁各倭西犯昨劫黃巖去者多被擒殺今春關隘亦加嚴禁曾追回倭船二十餘隻并審擒獲賊首李那達亦稱渠魁沈南山等安住倭國分遣其黨同倭入寇此輩不除海無寧日若差人曉諭國王定將各逆并島夷勦逐此雖得賊擄之口未可輕信而國王感恩慕義之心亦豈盡無查得永樂年間倭夷入貢又有倭寇犯邊令來使追捕得倭賊若干許以彼國法治之以次悉死數十餘年海洋平靜海道副使李文進屢以議呈欲臣具請特

旨北行朝鮮南行琉球轉諭彼國及令布政司咨行述其詐貢之由勉以藩屏之義令將中國逋逃盡撈起發警各島不無使賊勢日孤兵力可逞但恐

### 夷性叵測

國體攸關未敢遽陳即今警變異常正多方圖濟之日乞要查酌議擬務求事體穩便等因本部咨行禮部查議訖又談刑部河南司主事郭仁題云今之倡亂者也經兵部明言有賊首王直盤據海島招納叛亡然必竟勾引倭奴張大聲勢故敢猖獗一至此也臣承乏刑曹凡遇朝鮮國解至日本薩摩州失風流賊望古三甫羅等轉行到部有被鎗火銃木牌刻有軍門及松江府字號則倭奴之流劫江南也無疑常考洪武二年遣僧趙秩諭日本來貢五年復遣僧祖闡無逸往宣佛法諭其來貢

太祖爲賜詩送行寶重厥事也乃十餘年得安堵焉永樂



大初命太監鄭和等招撫諸番日本獨先納貢并擒獻  
犯邊賊二十餘人就命來使治以其國之法于郵地  
令一人執炊一人上甌盡行蒸殺至十五年復入寇  
邊將執其首首送

京師

成祖待以不死遣刑部員外郎李澗等使日本降

璽書責以敬天事大之義次年澗還其國王源義持亦遣

刺史奉表稱謝

成祖特釋其罪宴賚有加嗣是終

成祖世不復入寇此仁義並用

祖宗駕馭倭奴之長策也即今海島群盜旁午使舟或未

能達昔

太祖嘗以三佛齊梗化阻絕使臣商賈命禮部移文暹羅

國王轉達瓜哇俾以大義告于三佛齊合無查照故

事遣使朝鮮

諭令差官齎送

璽書前往日本宣揚

聖朝威德戒令斂戢屬夷該本部覆議移咨總督會同操

巡撫按等官轉相計議題奉

聖旨已經通行督撫等官議處未報近又該督察侍郎趙

文華咨送通事一名降倭二名前到兵部譯審得入

寇海賊俱係日本所屬野島小夷被中國逋逃之徒

糾同打劫倭王未必盡知所據

南京工部尚書馬坤題



請前因侶亦有據及要宣諭朝鮮一節又與王忬郭仁所  
奏大畧相同且日本原係朝貢之國載在典制遣官  
傳諭于義無乖合無從禮部酌量查照

祖宗故事差官齎捧

璽書前至朝鮮

諭令傳諭日本國王以示君臣之義禍福之機令其禁戢  
屬夷擒斬華逆以効臣節如果罪在夷屬國王無預  
輸誠聽命海氛肅清許其遣使奏報另議褒獎是亦  
不戰屈人之一策也

此言行令琉球朝鮮  
轉諭日本之疏為是

海道副使

云昭得倭夷諸島種類雖繁部落相聯

亦有所長衆所尊者號曰天文其法最嚴其威懾衆  
一人為盜一家盡滅一島有犯隣島移平即奉令勘  
合以時來貢者彼中故事每遇閏年則諸島富倭各  
出已貨輸於天文請得勘合方來入貢寔則貿易遷有  
無以俾厚利利權在上天文所欲者後因海禁廢弛  
奸民通番殷實之倭徑自貿易不請勘合利權下移  
天文所不樂者加之徽賊王徐閩賊林陳輩假稱名  
號竊錄勘合妄具禮儀私通酋長遂至招呼益衆往  
來無稽天文所不知者此皆彼中情狀博訪似實故  
本職在昔具呈題

請許令省諭蓋嘗反覆思之審矣若頒降

璽書特遣使命恐偶不敬反生事端若令琉球高麗就近  
傳宣事在彼中難於取必不如止行浙江巡撫得以



從宜省諭當如永樂事例取高僧數人移文乘桴直  
至天文詳爲傳諭宣累

朝許貢之恩禁近來倭夷之擾發王徐之僞收逃叛之民  
許修常貢利權天文雖愚必知所擇蓋日本所需絲  
綿藥物器用之類悉皆仰給中國不能缺者若或海  
禁皆嚴通番盡止彼日用不足勢必請貢惟命是從  
而我所欲爲亦無不遂此又拔本塞源之術也

此言朝使宣諭及隣國轉諭  
總不如撫臣自移諭之爲善

通政唐順之云宣諭日本浙江軍門常請命遣使矣竟  
不能盡得其要領使者坐罪而其事遂罷嘗考平倭  
畧所載洪武永樂間遣使日本者不一而足

高皇帝又嘗與劉基議以倭國重佛特遣僧往諭古之王  
者于四夷之不貢不臣則有威讓之令文告之辭兵  
交使在其間以深得敵情而處之切中其機也然自  
葉宗滿之坐重罪而逋逃欲自歸者不免自疑自蔣  
洲之得罪而人以使絕域爲諱或宜減宗滿之罪以  
示信于逋逃之徒寬蔣洲之獄以留使絕域調敵情  
之一路

此言宣諭當行

兵部主事黃元恭云策者曰倭夷犯順乃群小之僭竊  
其君不知也誠遣使諭之彼王必能禁其下海境安  
矣百萬之師何如一介之任耶竊惠之昔晉率陰戎  
伐頽周景王以弁髦之版告晉辭直獲免而說者以  
爲不如東周之伐秦夫君臣上下華夷之所以臨事



統屬分也臣有干于其君殺無赦下有犯于其上殺無赦夷狄有滑乎華夏殺無赦憲也周天子顛分壞憲屈體卑辭以祈一日之存孰與拚國舉義存綱常於萬世之愈哉今堂堂

天朝玉帛萬國威迅九坂雖倭奴爲患譬則蠱蟲之螫耳未若唐之回紇宋之困金元何至其哀周之不屑耶或曰是舉也請命于

天子擇布衣之士假朝臣之服而以藩省之辭將之非害大者夫曰請命則實意開於

天子而識者默思之必有元首居下之耻曰假服則名器頒于

朝廷而匪八甲用之必有衣冠掃地之辱實意卑名器玷而猶曰無害大可乎且夫中國

天子猶家之主也夷王猶家僕也夷之群小則家僕之臺從也臺從肆然凌犯其主既不能奮草薙於其來又不能正其根誅于其主而顧脩文告之辭豈不怩怩當代含羞百世也哉抑人有言苟可以息干戈而全民命何憚于枉尺夫逋法網以爲盜于外境華夷皆有其人吾中國豈不明揭憲典密布機宜迺不能禁吾民之竊出顧責倭王盡禁其竊入者乎勢不行矣且倭奴狡猾素無慕義之誠其臣服數十年不爲梗特通貢之利足羈縻之耳今入寇之利百倍通貢充其貪心何所不至猶恃中國之威懾服有素而群小之回誘說未通若廼遣使諭之假其重以寢其兵示



弱明甚矣安知不啓通國之貪乎

此言宣諭害義之大必不當行

海道副使譚綸云移諭日本之言似不可行何也通番接濟乃吾中國沿海之人也中國之官不能自禁而欲夷王禁其所屬不為所笑乎欲望夷王之禁其屬必先自禁始

此言降宣諭為不當行

太常寺卿魏 云琉球國未嘗親來朝貢決不可使朝臣往封以致之死地但以

勅命封付福建布政司彼國來領可也

國初朝臣親往者以其國主親來朝故也今不來朝久矣中國豈可使朝臣親往乎

此言乃為使琉球國而發琉球世為不叛之待之且尚如此况日本乎可例推矣近年督撫議遣使諭日本不用王官而用布政司移諭甚為得之



用間謀

都御史唐順之云用間使其自相疑而自爲鬪最是攻  
夷上策然非深得敵情則不能用間非熟于地形則  
不可以成犄角之勢而夜襲敵營且我兵形既露虜  
人亦日夜爲備而匿實示虛匿近示遠匿精壯而示  
羸弱百計以疑我者宜亦深是故得敵情爲難



通貢道

通政唐順之奏云據總兵官盧鑑手本內一款撫處夷情以尊

國體開稱

祖宗以來給與日本金印勘合十年一貢船不得過三隻  
人不得過百名既申遠夷慕義之情遠夷亦得交易  
中國之貨以爲利而中國亦以羈縻遠夷使常馴服  
不爲寇賊百餘年來自嘉靖二年宗設宋素卿等爭  
貢讐殺貽害地方因而絕貢至嘉靖十八年正使碩  
鼎等齎獻貢物并進表文伏罪荷蒙

皇上擴天地之仁雖非貢期復准入貢嘉靖二十六年正  
使周良等坐船四隻復貢議者計方九年之期有違



事例徑自阻回從此貢路不通倭夷素性貪詐利我  
中國之貨既不與貢則無復望矣因此遂被姦徒勾  
引同利爲寇不止則以偶蹉一年貢期阻回之故也  
爲今之計乞題請

聖裁行令各衙門遵照今後夷人復來求貢果有真正表  
印勘合別無詐僞姑不計其限例就與奏請起送赴  
京譯審來寇之端

勅彼國王令其查治惡逆斂戢屬夷使不敢再犯則倭  
夷知有貢路之可通而詭計自銷黨類自攜勾引之  
徒亦可暫縛矣鏜老將也二十餘年在海上熟諳夷  
情其言當不甚妄乞

勅該部查議可行與否臣又聞先時陝西總制王瓊論

西夷事以謂能絕其入貢之路不能絕其入寇之路  
今亦可借以爲喻也

此言夷人來貢不必拘定貢期  
但有表印勘合即當准其貢

兵部尚書張時徹云倭奴悔禍或揚帆稱貢而至將何

以處之昔楊文懿公嘗著却貢之議曰倭奴狙詐狼

貪云云見楊文懿公嘗著却貢之議曰倭奴狙詐狼

引嚮導者多也乃不嚴禁姦之令而欲開非時入貢

之門是止滯而益之薪也况倭王微弱號令已不行

於國中即使通貢果能禁諸島之寇掠乎且貢夷止

數百計而寇邊者動以千萬計豈寇邊之賊皆欲貢

而不得貢者乎請宣頒明詔申命海道帥臣益嚴守

備貢則却而驅之出境寇則草薙而禽獮之則奸謀



狡計破阻不行矣今之議者復曰昔三代盛王九夷  
八蠻五戎六狄莫不來王聖人之作春秋於荆楚猶  
夏則書人以黜之至遣椒來聘復書爵以進之招攜  
以禮懷遠以德蓋王政之所不廢也倭奴自

祖宗朝効其職貢已非一日邇者

朝廷准令遣使移檄往諭實屬招來之意以開其補過之  
門但奉使者不能直達倭王以宣布

聖天子威德而徒以簡率行之如其款邊納貢而峻却之  
恐未塞其自新之路而益堅其稔惡之心東南未知  
所息肩也夫爲是說者猶治疾之標而未察其本者  
也王者內夏外夷修之有道軍志亦曰毋恃其不來  
恃吾有以待之使在我者未修而疏於所恃也則通  
之適所以招侮絕之亦足以啓釁此豈安攘之長策  
哉邇者臺省部寺會疏奏行九事一日選武將二日  
任文職三日精選練四日慎徵調五日處軍餉六日  
守要害七日明職掌八日明賞罰九日行撫諭酌以  
時議之允協者而兼行之於以內收順治之功而外  
樹威嚴之績如其且寇且貢反覆不情則用威讓之  
令文告之辭以却絕之是恪遵

太祖高皇帝之明訓義之所以爲盡也如其引慝伏罪重  
譯効款必欲率賓王化以自納於覆載之中則必質  
其信使堅其誓約

勅令禁戢各島不復犯我邊疆期以數年爲斷其命不  
渝而後如



先朝著例容令入貢此

成祖文皇帝綏徠之方仁之所以爲至也是故明徵定保君子監成憲而行之爾已是故修治垣隍慎固城守一策也編立保甲內寓卒伍一策也譏察非常嚴禁出洋一策也綏撫瘡痍以固根本一策也此皆所以治內也修復墩堡嚴明烽堠一策也繕治器械查復戰船一策也出哨會哨悉遵舊規一策也據險守要聯絡響應一策也此皆所以治外也至於練主兵而免調募之擾足財用而資軍興之需聚芻糧而給餉以時嚴賞罰而功罪不掩設畫樹防出奇應變爲吾之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則在中外任事之臣加之意可也

或云許貢一說決不可行蓋

成祖之許入貢先有威以制之也今威天行而遠許之非惟無益恐彼借入貢之名交無常其人并不遵定數反生事端矣

此二條言貢不宜輕許

尚書楊守陳云倭奴僻在海島其俗狙詐而狼貪自唐以至近代已嘗爲中國疥癬矣

國初洪武間嘗來而不恪

朝廷既正其罪復絕不與通著之爲訓至永樂初始復來貢而後許之於是往來數數知我中國之虛實山川之險易因肆奸譎時拏舟載其方物戎器出沒海道而窺伺我得間則張其戎器而肆侵夷不得間則陳



其方物而稱朝貢侵夷則捲民財朝貢則沾國賜間  
有得不得而利無不得其計之狡如是至宣德末來  
不得間乃復稱貢而

朝廷不知其狡

詔至京師燕賞豐渥相載而歸則已中其計矣正統中來  
而得間乃入柅渚犯我大嵩劫倉庾燔室廬賊殺蒸  
庶積骸流血如陵谷縛嬰兒于柱沃之沸湯視其啼  
號以為咲樂捕得孕婦則計其孕之男女剔視以賭  
酒荒淫穢惡至有不可言者吾民之少壯與其粟泉  
席捲而歸莫穴滅野蕭條過者隕涕於是

朝廷下備倭之詔命重鎮中要地增城堡謹斥堠大修戰  
艦合浙東諸衛之軍分營於海表肆  
七八年間邊氓安堵而倭奴潛伏罔敢揣焉茲者復  
來窺伺而我軍懷夙昔之憤幸其自來送死皆瞑目  
礪刃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彼不得間乃復稱貢而  
我師遂從其請以達于

朝是將復中其計矣今

朝廷未納其貢而吾郵先罹其害芟民稼穡為之舍館浚  
民脂膏為之飲食勞民助力為之役使防衛晝號而  
夕呼十徵而九斂雖雞犬不得寧焉而彼且縱肆無  
道強市物貨善誑婦女貂璫不之制藩憲不之問郡  
縣莫敢誰何民既譁然不寧矣若復

詔至京師則所過之民其有不譁然如吾郵者乎矧山東  
郡縣當河決歲凶之餘其民已不堪命尤不可使之



譁然也且其所貢刀扇之屬非時所急價不滿千而  
所爲糜國用弊民生而過厚之者一則欲得向化之  
心一則欲弭其侵邊之患也今其狡計如前則非向  
化者矣受其貢亦侵不受其貢亦侵無可疑者矣昔  
西旅貢獒召公猶致戒於君越裳獻白雉周公猶避  
讓不敢受漢通康居罽賓隋通高昌伊吾皆不免乎  
君子之議况今倭奴乃我讐敵而於構釁之餘復敢  
懷其狙詐狼貪之心而施其奸計以罔我其罪不勝  
誅矣况可與之通乎然彼以貢獻爲名既入我境而  
遂誅之則類於殺降不武不義若從而納其所貢則  
中其奸計而益招其玩侮不可謂智取一而損十得  
虛而實實不可謂計弊所恃以事無用何異不兵甲

而騷不水旱而箝不可謂仁有一於斯皆非王者之  
道竊以爲宜降

明詔數其不恭之罪示以不殺之仁歸其貢獻而驅之出  
境申命海道帥臣益嚴守備俟其復來則草薶而禽  
彌之俾無噍類若是則奸謀狡計破沮不行若日之  
所照月之所臨物莫能遁故天下咸知

朝廷之明貢獻不納貨賄不貪雖有遠方珍怪之物無所  
用之故天下咸知

朝廷之廉自浙江以達京畿且數千里之民舉不識輸運  
之勞不知徵歛之苦父哺其子夫煦其妻而優游以  
衣食故天下咸知

朝廷之仁裔夷知吾國有禮義而不敢侮奸宄知吾國有



謀猷而不敢發桴鼓不鳴金革不試故天下咸知  
朝廷之威舉一事而衆善備焉斯與勞民費國而幸蠻夷  
之服者萬不侔矣

開互市

主事唐樞云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之二年遣使趙秩招諭日本次年國王  
良懷奉表入貢五年復遣僧祖闡往諭之隨遣人奉  
方物時祖闡之使也宗渤以詩別而

高皇帝親和之有同仁無遐邇之句十三年貢使無表文  
俱發三邊安插十四年貢使表有前使姓名乃悉放  
還自十五年賊臣胡惟庸黨備倭指揮林賢入倭構  
亂十六年寇金鄉十九年進巨燭暗蔽火藥兵器佐  
惟庸爲不軌于是

高皇帝立訓絕其徃來夫招之者帝王無外之仁也無驗  
而拘之及得其真而卽歸之中國柔遠之禮也其奸



深禍結示以永拒聖人誅罪之義也然不即勤兵于討以訓令代鈇鉞明于勢之所不及不欲以全律之也况罪以罪乎其人豈終罪其國無可宥之日耶是則良懷世而

聖怒宜息矣故當

文皇帝繼世定貢加賚遣使給符封其鎮山初禁似與全釋蓋後先殊苟彼此異宜而其致一也嘗考大明律凡將物私出外境貨賣及下海者罪止杖一百將人口軍器出境及下海者絞因而走泄事情者斬及考間刑條例擅造二桅以上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往番國買賣潛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為嚮導劫掠良民者處以極刑若止將大船顧與下海之人分取番貨及糾通下海之人接買番貨發邊衛充軍者小民攆使單桅小船于海邊近處捕魚採木巡捕官兵不許擾害欽測

皇猷防民以惡交而不強遏其販貿杜民以奸搆而不直撓其生業故海上境外之貨實與夷為市罪惟杖而不過謂不勝其重也其誅斬焉則人口軍器恐資寇兵益盜黨耳違式巨艦雖成濟具而原其所欲為若只從互市罪亦不列死教夫然後知

先皇制律之意嚴奸宄以沮其漸復因利用以體其情苟當事者不意論慎測一切矯枉而踰于直豈

先皇大道為公之謂哉

此言海禁示當寬



通政唐順之云

國初浙福廣三省設三市舶司在浙江者專爲日本入貢  
帶有貨物許其交易在廣東者則西洋番船之轉許  
其交易而抽分之若福建旣不通貢又不通船而  
國初設立市舶之意漫不可考矣船之爲利也譬之礦然  
封閉礦洞驅斥礦徒是爲上策度不能閉則國收其  
利權而自操之是爲中策不閉不收利孔洩漏以資  
奸萌嘯聚其人斯無策矣今海賊據嶧嶼南嶼諸島  
公然番舶之利而中土之民交通接濟殺之而不能  
止則利權之在也宜備查

國初設立市舶之意毋洩利孔使奸人得乘其便

此言開市  
船爲是

主事黃允恭云或者云中國繁華之盛四夷慕之吾民  
之出而鈎引彼夷之入而橫暴皆此爲之媒故浙之  
定海有關號稱要害誠於此立市多設防兵以通諸  
番之貨易則夷人有自通之便吾民杜竊出之端凡  
所欲物以好取不以取夷酋何憚而不爲廣中歲  
通市舶百姓安堵足明徵矣難與諸番類觀廣浙事  
體大不侔也嘗聞南海島諸夷惟倭狡猾爲甚出沒無  
時所在登劫故沿海諸郡盡設守備把總等官軍以  
禦之曰備倭蓋患之深矣廣東舊有諸番之舶而無  
倭故通市無恙若乃定海本倭入貢之道定海通市  
舶倭奴原在不拒之中矣昔在  
太祖朝猶慮倭奴通貢之擾而不與



成祖嘉其擒獻叛寇之忠始許之自劉江擒斬盡絕之後  
憲臣有司能束以法恪守陪臣之分帖帖者數十年  
至嘉靖癸未夏宗宋與倭構孽中國莫能禁自是遂  
萌驕桀貢不及期獻不盡物爭屠牛剥狗之故相予  
環視者屢矣當是時守臣已難禁輯况通市於大亂  
未懲之後誰復能以綱紀馴擾之昨倭自寧波登劫  
者八十人南京橫行兩省而後殲之計市舶之後當  
不減八十其或外順內奸乘吾不備甚易易也就令  
無他安保吾民不有奸貪愚弄以起隙又安保彼中  
不有淫酗驕恣以生事有不虞將何以禦之此端  
一啓朝夕慄慄官除必掛納屢處者必播遷昔人  
倡為馬市之說以謂  
此言浙江開  
市船之不可  
乎失乎鑒不在遠矣

兵部尚書張時徹云或謂定海沿邊舊通番舶宜准閩

廣事例開市抽稅則邊儲可足而外患可弭殊不知  
彼狡者倭非南海諸番全身保貨之比防嚴禁密猶  
懼不測而况可啓之乎况其挾貨求利者即非脯肝  
欽血之徒而捐性命犯鋒鏑者必其素無賴籍者也  
豈以我之市不市為彼之寇不寇哉殷監不遠元事  
足徵當商舶未至而絕之為易貿易既通而一或不  
得其所將窮竟以逞則將何以禦之矣今之寇邊者  
動以千萬計果能一一而與之市乎內地之商聞風  
膽落果能驅之而使市乎既以市招之而卒不與市  
將何詞以罷遣之乎夷以百市兵以千備夷以千市



兵以萬備猶恐不足以折其奸謀我之財力果足以辦此乎且市非計日限月之可期也彼之求市無已則我之備禦亦無已果能屯兵而不散已乎此皆利害之較然者也乃謂可以足邊儲而弭外患不已大謬乎

此言浙江互市必不可行大意與黃元恭同而剖析利害尤為明備

云互市之說卽人貢之說也若我之威有以制之則彼以互市爲恩不然則互市之中變故多矣

予按今之論禦寇者一則曰市舶當開一則曰市舶不當開愚以爲皆未也何也貢舶與市舶一事也分而言之則非矣市舶與商舶一事也合而言之則非矣商舶與寇舶初本一事中變爲一合復分爲二事混而言之亦非矣何言乎一也凡外夷貢者我

朝皆設市舶司以領之在廣東者專爲占城暹羅諸番而設在福建者專爲琉球而設在浙江者專爲日本而設其來也許帶方物官設牙行與民貿易謂之互市是有貢舶卽有互市非入貢卽不許其互市明矣西番琉球從來未嘗寇邊其通貢有不待言者日本狡詐叛服不常故獨限其期爲十年人爲二百舟爲二隻後雖寬假其數而十年之期未始改也今若單言市舶當開而不論其是期非期是貢非貢則釐貢與互市爲二不必俟貢而常可以來互市矣



一宗之典章可乎哉何言乎二也貢舶者

三法之所許市舶之所司乃貿易之公也海商者

三法之所不許市舶之所不經乃貿易之私也日本原無

商舶商舶乃西洋原貢諸夷載貨船廣東之私灣

官稅而貿易之詳見後附錄廣東海道回文既而欲避抽稅省

陸運福人導之改泊海倉月港浙人又導之改泊

雙嶼每歲夏季而來望冬而去可與貢舶相混乎何言乎

二而一一而二也海商常恐遇寇海寇惟恐其不

遇商如陰陽晝夜判然相反為商者曷嘗有為寇

之念哉自甲申歲凶雙嶼貨壅而日本貢使適至

海商遂敗貨以隨售倭以自防官司禁之弗得

西洋船原回私灣東洋船過布海洋而向之商舶

悉變而為寇舶矣然倭人有貧有富有淑有慝富

者與福人潛通改聚南灣至今未已日本夷商以銀置貨非

若西番之載貨交易也福人利其值希其雖驅之抽稅買尖底船至外海貼造而往渡之

寇不欲也此固無待於市舶之開而其互市未嘗

不行者也貧者剽掠肆志每歲犯邊雖令其互市

彼固無費也亦不欲也此非開市舶之所能止而

亦不當及錫之名目者也故不知者謂倭寇之患

起於市舶不開市舶不開由於入貢不許許其入

貢通其市舶中外得利寇志泯矣其知者哂之以

為不然夫貢者夷王之所遣有定期有金葉勘合

表文為驗使其來也以時其驗也無偽我

國家未嘗不許也貢未嘗不許則市舶未嘗不通何開



之有使其來無定時驗無左証乃假入貢之名爲  
入寇之計雖欲許得乎貢旣不可許市舶獨可開  
乎或謂日本國王號令不行山口豐後互相雄噬  
金葉勘合燬於兵久矣如責其期拘其驗則彼終  
無繇貢而市舶終無繇開矣須弘包荒之量昭無  
外之仁可也又不然夫貢而無驗招寇之罔也貢  
而無期弛備之階也緩其期稽其驗隄防猶難矧  
可頻貢而勿驗哉大抵善施恩者施之於威仰之  
後則人知恩今寇犯順數年雖屢大捷而禍猶未  
殄倭未知畏也此須肅清之後俟其請罪求貢或  
如永樂初擒斬對馬臺岐故事夫然後許之則撫  
下之仁事上之義兩得之矣

兵部尚書鄭曉云洪武初設市舶于太倉名黃渡市舶  
司尋以近京師罷改設于福建浙江廣東七年九月  
又罷未幾復設蓋東夷有馬市西夷有茶市江南海  
夷有市舶所以通華夷之情遷有無之貨收征稅之  
利減戍守之費又以禁海賈而抑奸商也市舶不復  
利歸豪強而

國家坐受其害若慮各夷并至市舶司難于防閑查照西  
蕃闡化闡教輔三教王貢使自四川入贊化王貢使自  
陝西入事例而今日本等國至浙江市舶司琉球等  
國至福建暹羅滿刺加等國至廣東亦可近見箸溪  
先生言都憲陳金西斬集中有開市舶十利疏大抵  
事體宜然今不設重臣賊必不退退必復來設重臣



退賊後因民情震懼可築城矣不復市舶夷人必欲  
售貨奸民必欲牟利爲盜必不已重臣無可召還之  
期蓋非設重臣無以戡目前之棘禍非復市舶無以  
塞日後之亂源開設市舶

會典中有之諸巡撫及信國各誌墓誌行狀傳中皆有之  
矣

予按倭國服飾器用多資于中國有不容一日缺  
者安能待十年一貢之期而限以三船所載之數  
哉若禁其貿易則入寇劫奪一定之勢也蓋倭國  
雖小亦有君臣朝貢燕享禮儀使無絲線等物則  
無禮文而不成乎國矣彼既不容不資於我而利  
重之處人自趨之豈能禁民之交通乎故官法愈

嚴小民寧殺其身而通番之念愈熾也但

朝廷無命孰敢私許互市以干

國典哉此只消一海道有機敏有力量者活動行之不失

於縱不失於激如其海澳某老歷年商船之頭也

欲律以通番死罪罪未必及而亂先激矣必申明

朝廷之法寬處而羈縻之且重其責成曰商販貿易姑聽

其便但一方之責皆係於汝一方有倭變即汝一

人之咎也彼以利爲命者利既不失而又不峻繩

以法則感恩畏威必不僨事矣一面脩吾海防不

容夷舶近岸販貨出海者關口盤詰勿容夾帶烟

硝之類載貨入港者官爲抽稅以充軍需豈不華

夷兩利而海烽晏如也哉此之謂以不治治之也



見今廣東市舶司處西洋人用此法若許東洋島  
夷亦至廣東互市恐無不可





